



南唐書卷九



劉高盧陳李廖列傳



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為群盜戰敗奔吳
事武王數有功王遇之厚嘗召信計事醉不能
言王媪罵之信卽仗一劍棄去左右請追之王
曰信醉耳醒當復來明日果至積功至鎮南軍
節度使宣王建國加征南大將軍唐莊宗滅梁
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闔取道洪州信燕勞之

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平河
南未知公之名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一等
人也回指牙旗銀首舉酒屬昭文曰幸而中此
願為我飲一猴中之烈祖受禪以舊故贈太師
彥貞信第四子以父任為大理評事遷屯田員
外郎父喪起復將軍連刺海楚二州善騎射矢
不虛發軍中號曰劉一箭吏事亦以強濟見稱
遷濠州節度使移壽州始贖貨自殖市肆不問

貧富槩出資助之而收其贏州有安豐塘溉田
萬頃以故無凶歲彥貞託以浚城濠決水入濠
中民田皆涸而督賦益急皆賣田去彥貞擇尤
膏腴者以下價售之乃復瀦塘水如初歲入不
可勝計時南唐政衰用事者多貪墨彥貞廣賂
遺以致聲譽於是魏岑等雜然推倡其用兵治
民之能以為一面長城在鎮久疑當受代輒妄
造邊遽以固其位久之乃入為神武統軍及周

師侵淮南拜北面行營都部署帥三萬人援壽
州次來遠鎮兵軍旗幟亘數百里戰艦銜尾蔽
淮而上周將李穀慮我師斷浮橋腹背受敵燒
營退保正陽彥貞雖名將家子生長富貴初不
練兵事裨將武彥暉張延翰成師朗皆鬪將無
籌略見周師退以為快惟恐不得速戰士未及
朝食即督以追遇同將李重進于正陽東彥貞
置陣橫布拒馬聯胄利刃以鍬繩維之刻木為
猛獸攫拏狀飾以丹碧立陣前號捷馬牌又以
革囊貯鍬蒺藜布於地周兵望而笑其怯銳氣
已增一戰我師大敗師朗等皆被擒彥貞死于
陣南唐喪地千里國幾亡其敗自彥貞始雖死
王事議者不與也後數年贈中書令謚曰壯亦
不復錄其孤云

高越字冲遠幽州人精詞賦有名燕趙間盧文
進鎮上黨具禮幣致之初以客從及文進徙安

州越又從之遂為其掌書記文進仲女有才色能屬文號文學士曰以妻越文進奔吳亦與俱行吳以為秘書郎烈祖受禪遷水部員外郎改祠部浙西營田判官與江文蔚俱以能賦擅名江表時人謂之江高保大初文進卒有欲傾其家者越上書訟之出為蘄州司士叅軍語在文進傳就遷軍事判官與隱士陳曙為物外交淡然不志榮利久之仍徙廣陵令遷判吏部歷事

御史知雜元帥府掌書記起居郎中書舍人淮南交兵書詔多出越手援筆立成詞采溫麗元宗以為稱職不徙官者累年後主立始遷御史中丞勤正殿學士左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修國史卒年六十二謚曰穆貧不能葬後主為給塋費世歎其清兄子遠

遠字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夷雅冲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

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為太常博士淮南
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歷禮部
員外郎樞密判官侍御史知雜史館修撰起居
郎知館事遂為勤政殿學士國初命兵部尚書
陳濟修吳史未成而卒其後領史職者多貴游
或新進少年纂述殆廢遠自保大中預史事始
撰烈祖寔錄二十卷敘事詳密後主嗣位遠猶
在史館與徐鉉喬匡舜潘佑共成吳錄二十卷
遠又自撰元宗實錄十卷未及上會屬疾取史
稿及他所著書凡百餘卷悉燔之卒年五十七
贈給事中謚曰良後主欲修國史訪稿于其家
無復在者遠有精誠方邊鎬入潭州湖南悉平
百官入賀遠獨曰我棄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君
之才守之寔難聞者愕然以為過及後如所料
乃皆服其先見

盧文進字大用幽州人事後唐明宗至安州節度使事具五代史晉高祖起晉陽與契丹耶律德光約為父子文進少嘗事契丹娶虜公主為其平州刺史明宗時率衆數萬來歸至是不自安且本燕人尚氣不能屈于晉乃決計歸吳時烈祖輔吳爲齊王將受禪吳遣將祖令恩以兵二千陣於安州近境俟文進出殿之而至拜天雄統軍宣潤節度使委任賓佐政績甚美潤州市大火文進使馬步使救之益熾文進怒自出府門斬馬步使傳聲而火止人皆異之召還以左衛上將軍兼中書令范陽郡王奉朝請猶給藩鎮俸卒馮延巳惡文進文進亦以素貴不少下及卒乃誣以陰事尽收文進諸子欲籍其家文進以女妻高越越乃上書訟文進寃指延巳過惡詞氣甚厲時延巳方用事人頗壯之元宗怒以越屬吏貶蘄州司士參軍而盧氏亦賴以

得全文進在金陵爲客言昔陷契丹嘗獵于郊
遇晝晦如夜星緯燦然大駭偶得一胡人問之
曰此謂之笠日何足異頃自當復良久果如其
言日方午也又嘗至無定河見人脛骨大如柱
長可七尺云

陳覺揚州海陵人烈祖以東海王輔吳作禮賢
院聚圖書萬卷及琴奕遊戲之具以延四方賢
士政事之暇多與之講評古今覺亦預焉烈祖

居金陵以次子景遷留東都爲同平章事知左
右軍使輔政命覺謂之佐謂曰吾蚤莫與賢士
相接今老矣尚未達天下事景遷年少當國故
屈君子無憚也景遷卒還朝爲宣徽副使烈祖
晚多暴怒近臣多得譴罰覺心思稱疾家居累
月以宣遺詔日入朝判大理寺蕭儼劾之元宗
不從遷光政院副使太僕少卿覺有兄居鄉里
時海陵已爲泰州覺兄犯法刺史褚仁規管之

覺挾私怨密譖仁規貪殘侍御史王仲璉亦劾之元宗薄其罪止罷刺史仁規忿上章自訴元宗命覺馳往鞠之仁規惶恐伏罪覺還條其罪狀甚衆詔賜死覺之竊弄威福蓋始于此覺與李徵古皆宋齊丘客徵古者袁州宜春人于齊丘有中外事齊王景達爲宮官齊丘告歸九華逾年不召徵古使其僚謝仲宣諷景達言于元宗曰齊丘先帝布衣之舊雖不用不當棄之齊

丘旣召歸益以腹心寄覺欲使立功以取柄任時唐兵初得建州諸將請用其鋒攻取福州齊丘獨薦覺爲宣諭使召節度使李弼義入朝可不勞寸刃尽得閩地元宗意方向覺遂遣之旣至弼義倨甚覺氣折不敢言歸至劍州耻于無功矯詔召弼義自稱權福州事擅興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馮延魯將之攻福州敗績衆潰而歸死者萬計亡失金帛戈甲之類不可勝數

朝論謂必死元宗亦怒欲寘軍法齊丘上表待
罪寘營救覺等馮延巳助之於是財賤斬州逾
年復起任事始與徵古為死黨相倡和如出一
口淮南兵興我師屢北度不可復交元宗遣鍾
謨李德明孫忌王崇質使周世宗請獻壽濠泗
楚光海六州以罷兵世宗不許而壽州日危蹙
德明懇乃白世宗言願寬臣數日之誅歸白寡
君及獻淮南地周乃遣德明王崇質先還德明
至金陵盛稱周兵之強請必割地元宗不悅齊
丘覺徵古素惡忌及德明捷語王崇質使異其
詞覺徵古曰極言德明賣國德明褊忿知見排
攘袂大言周師必克元宗遂斬德明于都市覺
徵古勢焰益薰灼道路以目德明既誅不復議
請盟乃命齊王景達率大兵拒周而以覺為監
軍使軍政皆出覺聚兵五萬無決戰意朱元數
有功覺忌之奪其兵元遂叛降周諸軍悉潰覺

歸為樞密使如故而徵古為副使不以敗事自咎方相典挾齊丘為耐久計議事元宗前橫甚元宗嘗言及家國感慨泣下徵古輒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涕泣何為飲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帝色變左右股栗而徵古驚然自若司天言天文度異人主宜避位祈禳元宗曰此固吾意第不知孰可付耳覺徵古遽以為誠言輒曰天命如此宜使宋公攝政陛下深居禁中俟國事定歸政未晚元宗亟召中書舍人陳喬州詔寔出于憤怒喬固陳不可元宗嘻笑而止周師益進世宗駐迎鑾鎮元宗遣覺奉表貢方物覺至迎鑾見周之戰艦陳列江津且南渡矣大懇請遣人取本國畫江為界表世宗可之覺頓首謝退遣其屬劉承通南還以告畫江稱藩奉正朔之議遂決周亦班師遣覺還錫賚豐渥覺將發獻詩一首敘感別賜金器百兩初覺徵古以德

明請割地為賣國誅死及是覺身自為之使還以兵部尚書致仕徵古先出為洪州節度副使時晉王景遂為帥不堪徵古之傲狠常欲斬之自拘於有司左右力諫乃已鍾謨自周還屢言齊丘覺徵古之罪不可容覺嘗傳世宗之語告元宗曰聞江南拒命謀出其相嚴續當殺續以謝我元宗知覺典續有宿怨疑之謨請至周覆寔其事元宗遣謨行以手表引咎且言非續之

罪世宗省表大驚曰嚴續能拒命乃忠臣朕為天下主其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具奏之元宗大怒齊丘既斥覺亦責授國子博士饒州安置遣殺之徵古削奪官爵賜自尽于洪州

李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鏐為給使吳攻宣州鏐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鏐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

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擲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即
愈人皆異之鏗使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積功為
江南馬步軍使與諸將圍潤州安仁羨諸將每
見仁義臨城督戰必媮罵之德誠獨否及城破
仁羨操弓矢坐城上衆莫敢近德誠至仁義忽
顧曰汝見我獨不失禮且有奇相他日將大貴
吾以為汝功即擲弓矢就執武王即拜德誠潤
州刺史歷撫虔洪三鎮節度使平南大將軍中
書令烈祖受禪拜太師封南平王進封趙王德
誠事吳最久至南唐之興又為佐命首與周本
勸進初無大勲勞特以際會至高位富貴壽考
世罕及者然為人謙恭沉厚終始如一自洪州
入覲烈祖命宮人逆勞于途百官班謁于都門
入對日朝堂設次以待之昇元四年卒年七十
八廢朝五日謚忠懿子二十八人第四子建勳
建勳字致堯少好學能屬文尤工詩德誠在潤

州嘗秉燭夜出候者以告義祖疑有變從江州
德誠猶慮讒間遣建勳入謁義祖見之釋然妻
建勳以女所謂廣德公主也建勳家世將相又
娶于徐氏為其國貴游然杜門不預世事所與
交皆寒畯裘馬取具而已烈祖鎮金陵用為副
使預禪代之策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加左僕
射監修國史領滑州節度使自開國至昇元五
年猶輔政比他相最久烈祖鑒吳之亡由權在
大臣意頗忌之而建勳無引退意會建議政事
當更張者且言事大體重不可自臣下出請以
中旨行之烈祖雖從之未有命也建勳遽命舍
人州制給事中常夢錫劾奏建勳擅造制書歸
怨于上烈祖得奏適會本意乃降制放還私第
廣德宮主剛果有智人謂烈祖曰吾父亡恙時
兄亦嘗求見與李郎書今何見負烈祖曰此自
國事各與李郎骨肉之情固無間也召見慰勉

焉未幾復相元宗嗣立以開國勲勞又聯姻戚
尊遇之典宋齊丘埒每謂為史館而不名聽朝
之暇多開延英殿召公卿議當世事人皆欣然
望治建勲獨謂所親曰上寬仁大度優于先帝
但性習未定宜得方正之士朝夕獻替不然恐
未必能守先朝基業也出為撫州節度使建州
之役諸將無復紀律建勲請官出金帛贖俘掠
還其家見聽及出師平湖南國人相賀建勲獨
以為憂曰禍始於此矣召拜司空稱疾乞骸骨
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營別墅於山中放意
泉石或謂之曰公未老又無大疾恙遽為此舉
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勲曰吾平生笑宋公輕
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閑適爾疾
革遺令曰時事如此吾得全歸幸矣勿封樹立
碑貽他日毀斷之禍保太十年五月卒贈太保
謚曰靖及南唐亡公卿塚墓鮮不發者惟建勲

不知葬所宋齊立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然
獨稱建勳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
論曰李建勳非不智也知湖南之師必敗知其
國且亡皆如著龜然其智獨施之一已故生則
保富貴死猶能全其骸于地下至立於羣枉間
一切無所可否唯諾而已視覆軍亡國君父憂
辱若已無與者方區區請出金帛以贈俘虜真
婦人之仁哉

庾居素將樂人仕烈祖元宗之間為人堅正不
爲當國者所喜因拔書郎二十年始得大理司
直後主嗣位稍遷至瓊林光慶使檢校太保判
三司後主孱昏而羣臣方充位保富貴國益削
居素獨慷慨驟諫冀後主一悟終不見聽乃閉
門却食服朝衣冠立死井中已而得手書大字
于篋笥曰吾之死不忍見國破也徐鍇為文弔
之以比屈原伍員後幾百年將樂父老猶叩頭

稱之肝江李觀為之傳云平

而後曰言之

而後會

或素

三官

直

南唐書卷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

南唐書卷十

張李皇甫江歐列傳

張羨方不知其所以進烈祖代吳用為侍御史

義方既就職即上疏曰古之任御史者非止平

獄訟肅班列也有怙威侮法棄忠賊義樹朋黨

蔽聰明者得以糾彈至於人主好遊畋聲色說

奢侈佞媚賞非功罰非罪得以論爭使諸侯不

敢亂法百司不得盜權則御史為不失職今文

武材行之士固不為乏而會墨陵犯傷風教棄
仁義者猶未革心臣欲奉陛下德音先舉忠孝
潔廉請頒爵賞然後繩糾乖戾以正典刑小則
上疏論列大則對仗彈奏臣每痛國家之敗非
獨人君不明蓋官卑者畏罪而不言位尊者持
祿而不諫上下苟且至于淪亡今臣誠不忍忘
君親之義有所不盡惟陛下幸赦之疏奏烈祖
親禮曰孤始受禪任義方以風憲乃能力振朝

綱詞皆讜切可宣示朝野賜義方衣一襲以旌
直言義方始名元達烈祖方倚以肅正邪慝取
前朝王義方名以易之故義方得尽忠焉後之
議者謂義方為御史彈劾奸邪諫正過失則可
若請舉善頒爵賞則為奪輔相權矣然所言凜
然守正有漢唐名臣之風惜其事跡散落不得

尺載云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為廝養以戰

功貴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使任
中門使胡漢榮漢榮貪戾專政失軍民心高祖
遣賈仁沼代歸京師金全奏漢榮病不任行仁
沼至酖殺之事聞高祖乃以馬全節代金全鎮
安州漢榮懇詔告曰郃吏劉珂密遣人馳報朝
廷召公有異處分金全懇使其從事張緯奉表
詣金陵請降烈祖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
恭帥兵三千入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殿
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帥數百人來奔承
裕承裕違命輒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數乃還
晉將安審輝追敗之于馬黃谷處恭死於陣承
裕帥餘兵扼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
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漢隱帝
時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議宜
爲出師劉彥貞以攻取自任元宗欲籍金全宿
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

南唐書 三十一
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師出沐陽
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
轉戰以前耶勢必不相及徒為國生事尔嘗會
食帳中侯騎告北兵數百竝澗皆羸弱諸將欲
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莫伏兵
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
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
軍而還不得為無功矣拜右衛聖統軍領義成
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
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元宗命少府
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謚曰順金全卒後
閩楚之役興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
踵周人察我疲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
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皇甫暉魏州人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
原暉嘗為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

元宗遣使具舟楫逆之將至暉念本起盜賊不自安至秦淮赴水不死舟人援出之自言如履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為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蹊挽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彥貞敗死暉鳳退保清流關周世宗親帥衆悉銳攻壽州而分兵嚴清流暉陣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邀暉無所歸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卧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曰臣非不尽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屢與契丹戰安能如今日大朝兵甲之盛昨退保滁州城不意大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

世宗賜之馬及衣帶數日創甚暉不肯治而死
子繼勳

繼勳少從暉兵間為軍校以父死難擢將軍歷
池饒二州刺史頗以吏事稱入為神衛統軍都
指揮使諸老將繼死繼勳雖尚少且無戰功伎
以家世遂為大將資產優贍名園甲第冠于金
陵多蓄聲妓厚自奉養及開寶中大兵傳城繼
勳保惜富貴無効死之意第欲後主亟降聞諸

軍敗績則幸災見于詞色偏裨有募死士謀夜
出奮擊者輒鞭而囚之自度罪惡日聞稀復朝
請後主召議事亦辭以軍務不至內結傳詔使
一切蔽塞及後主登城見王師旌旗壘柵弥徧
四郊始大駭失色繼勳從還至宮乃以屬吏始
出宮門軍士雲集鬻之斯須皆盡

江文蔚字君章建安人博學工屬文後唐明宗
時擢第為河南府館驛巡官坐秦王重榮事奪

官南奔烈祖輔吳用為宣州觀察巡官歷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初改主客郎中拜中書舍人烈祖殂元宗以喪亂之後因恤舊典散亡命文蔚以給事中判太常卿事與韓熙載蕭徽共加討論時稱其精練保大初遷御史中丞持憲平直無所阿枉馮延巳當國與弟延魯魏岑陳覺竊弄威福及伐閩敗績詔斬覺及延魯以謝國人而延巳岑置不問文蔚對仗彈奏曰賞罰者帝王所重賞以進君子不私自恩罰以退小人不私自怒陛下踐阼以來所信重者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四人皆擢自下僚驟升高位未嘗進一賢臣成國家之美陰狡圖權引用群小陛下初臨大政常夢錫居封駁之職正言讜論首罹譴逐棄忠拒諫此其始也奸臣得計欲擅威權於是有保大二年正月八日敕公卿庶僚不得進見履霜堅氷言者怖、再降御札方釋群

疑御史張緯論事忤傷權要其貶官敕曰因思
職分倘有奏論御史奏彈尚為越職况非御史
孰敢正言嚴續國之戚里備位大臣不附奸險
尚遭排斥張義方上疏僅免嚴刑自是守正者
得罪芻邪者信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
群臣終成孤立陛下深思遠慮始信終疑後常
夢錫宥密擢蕭儼侍從授張緯赤令群小疑懼
典酷吏司馬正彝同惡相濟迫脅忠臣高越之

于靈氏義兼親故受其寄托痛其侵陵訴于君
父乃敢蔽陛下聰明枉法竄逐群凶執力可以
回天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師克在和而三
凶邀利迭為前却天生五材國之利器一旦為
小人忿爭妄動之具使精銳者奔北饋運者死
亡穀帛戈甲委而資寇取弱隣邦貽譏海內同
列之中有敢議論則馮魏毀之于中正彝持之
于外構成罪狀死而後已今陳覺延魯維已伏

辜而魏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馮延巳善
柔其色才業無聞馮恃舊恩遂階任用蔽惑天
聰歛怨歸上高審知累朝宿將墳土未乾逐其
子孫奪其居第使輿臺竊議將率狐疑陛下方
以孝理天下而延巳母封縣太君妻爲國夫人
典弟異居捨棄其母作爲戚福專任愛憎咫尺
天威敢行欺罔以致綱紀大壞刑賞失中風兩
由是不時陰陽以之失序傷風敗俗蠹政害人
蝕日月之明累乾坤之德天生魏岑道合延巳
蛇豕成性專利無厭逋逃歸國鼠奸狐媚諛疾
君子交結小人善事延巳遂當樞要而欺人主
孩視親王侍燕誼譁遠近驚駭進俳優以取容
作淫巧以求寵跡國用如私財奪君恩爲己惠
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乞討之柄在岑折簡帑藏
取典繫岑一言先帝卑宮勤儉陛下守之勿失
而岑營建大第廣役丁夫孽子之居過于內殿

亭觀之侈踰于上林前年建州勞還文徽入覲
西苑會燕捨爵策勲岑披猖無禮狂悖妄言典
延已用意多私行恩不當俾軍士懷恨怒之志
受賞無感勵之心將按爭功誼動京邑奸謀詭
計誑惑國朝致漳州屠害使者福州違拒朝命
百姓肝腦塗地國家帑藏空虛福州之役岑為
東南首應援使而自焚營壁縱兵入城使窮寇
堅心大軍失執軍法逗遛畏懦者斬律云主將
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為
賊掩覆者皆斬昨敕赦諸將蓋以軍威政令各
非已出岑典覺延魯更相違戾互肆威權號令
並行理在無赦烈祖孝高皇帝櫛風沐雨勤勞
二紀成此慶基付之陛下比諸隣邦我為強國
奈何賞罰大柄肆奸宄之謀軍國資儲為凶狡
所散昨天兵敗衄統內震驚將雪宗廟之羞宜
醢奸臣之肉已誅二罪未塞群情去四凶方

南唐書 十
祛衆怒今民多饑饉政未和平東有伺隙之儻
北有霸強之國市里訛言遐迹危愆陛下宜軫
慮殷憂誅鉏虺延已不忠不孝在法難原魏
岑同罪異誅觀聽疑惑請行典法以謝四方文
蔚將上疏先具小舟載兄母以待左降元宗果
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而覺延魯以宋齊丘救解
復皆不死延已雖暫罷旋復柄用方宣延已制
百官在廷常夢錫大言曰白麻雖佳要不如江

文蔚疏耳逾年召還南唐建國以來憲度艸創
言事遇合卽隨材進用不復設禮部貢舉至是
始命文蔚以翰林學士知舉略用唐故事放進
士盧陵王克真等三人及第元宗問文蔚卿知
舉取士孰典北朝文蔚曰北朝公薦私謁相半
臣一以至公取才元宗嘉歎中書舍人張緯後
唐應順中及第大銜其言執政又皆不由科第
進相典排沮貢舉遂復罷矣保大十年卒年五

十二謚曰簡。賈舉。劉崇。吳元。六十年。歐陽廣。吉州吉水人。保大中。詣闕上書曰。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刺。大失人心。致奉節兵。棄夜呼噪。共焚譙門。會明而遁。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為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典監軍使呂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幕府無賢才。是禮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省。及失湖南。元宗思廣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授本縣令。亦辭不受而卒。

南唐書卷十一

馮孫廖彭列傳

馮延巳字正中一名延嗣廣陵人父令頽事烈
 祖至吏部尚書致仕嘗為歙州鹽鐵院判官刺
 史滑言病薦或言已死人情頗詢詢延巳年十
 四入問疾出以言命謝將吏外賴以安及長以
 文雅稱白衣見烈祖起家授秘書郎元宗以吳
 王為元帥用延巳掌書記與陳覺善回覺以附

宋齊丘同府位高者悉以計出之于是無居已
右者元宗亦頗悟其非端士而不能去延已負
其材執狎侮朝士嘗謂孫忌曰君有何所解而
爲丞郎忌憤然答曰僕山東書生鴻筆藻麗十
生不及君詼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媚險詐累
劫不及君然上所以置君子王邸者欲君以道
義規益非遣君爲聲色狗馬之友也僕固無所
解君之所解者適足以敗國家耳延已慙不得
對給事中常夢錫屢言延已小人不可使在王
左右烈祖感其言將斥之會晏駕元宗立延已
喜形于色未聽政屢入白事元宗方哀慕厭之
謂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爲不憚煩
也乃少止保大初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遷戶
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又進中書侍郎四年同
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罷爲太子少傅頃之拜
撫州節度使以母憂去鎮起復冠軍大將軍召

爲太弟太保領潞州節俄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延已數居柄任揣元宗不能察其奸遂肆爲大
言謂已之才略經營天下有餘而人主躬覽庶
務大臣備位安足致理元宗果謂然悉委以政
凡事奏可而已延已初以文執進寔無他長紀
綱類弛吏胥用事軍旅一切以委邊帥無所可
否愈欲以大言蓋衆而惑人主至譏笑烈祖戢
兵以爲齷齪無大略嘗曰安陸之後喪兵數千
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天下事今
上暴師數萬于外宴樂擊鞠未嘗少輟此真英
雄主也九年湖南平而朗州劉言叛執張甚元
宗亦知用兵之難謂延已與孫忌曰湖湘之役
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師不得已耳今若授劉言
旄節使和其民吾亦得休養衡湘之民國其庶
幾乎息卽欲奉行延已方以克楚爲功乃曰本
朝出偏師平一國寓縣震動今一旦三分棄其

二傷威毀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諸將行奏功矣
持不下又不欲緣軍興取資于國以損其功遣
使于長沙調兵賦苛征暴斂重失民心言遂敢
長沙尽據故楚地周人亦伺釁而動朝論籍籍
延巳力求去而元宗待之如初及周師大入尽
失江北地始罷延巳猶為太子少傅數月復相
會疾改太子太傅建隆元年五月乙丑卒年五
十八謚忠肅延巳工詩雖貴且老不廢如宮瓦
數行曉日龍旗百尺春風識者謂有元和詞人
氣格尤喜為樂府詞元宗嘗因曲宴內殿從容
謂曰吹皺一池春水何干卿事延巳對曰安得
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之句時喪敗不支國
幾亡稽首稱臣于敵奉其正朔以苟歲月而君
臣相諱乃如此延巳晚稍自厲為平恕蕭儼嘗
廷斥其罪及為大理卿斷軍使李甲妻獄失入
罪死議者皆以為當死延巳獨揚言曰儼為正

南唐書 四十一
鄉誤殺一婦人卽當以死君等今議殺正卿他
日孰任其責乃建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更
赦宥宜加弘貸儼遂免人士尤稱之弟延魯
延魯字叔文一名謚少負才名烈祖時與兄延
己俱事元帥府元宗立自禮部員外郎爲中書
舍人勤政殿學士有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者聞
之歎曰封疆多難駕御賢才必以爵祿延魯一
言合指遷置高位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
之然元宗愛其才不以為躐進嘗內宴出寶器
貯龍腦數斤賜群臣延魯曰臣請効陳平均分
之比遍賜猶餘其半輒曰敕賜錄事馮延魯拜
舞懷之元宗爲歡笑而罷保大中師出平建州
以延魯爲監軍使諸將歎察勝遂取福州樞密
使陳覺歆自爲功乃請銜命宣慰召李弘義入
朝旣見弘義不敢發還至劍州矯詔起邊兵命
延魯將之元宗雖怒覺之專兵業已行因命延

魯爲南面監軍使陳覺及王崇文魏岑會攻福州取其外郭會吳越將余安援兵自海道至白蝦浦將捨舟而濟淖不可行方布竹簣登岸我軍曹射之簣不得施延魯曰弘義不降恃此援耳若麾我軍稍退使吳越兵至半地尽勦之城立降矣裨將孟堅爭曰援兵已陷死地将尽力與我戰勝負殆未可知延魯不聽頃之吳越兵至岸鼓噪奮躍而前與城中夾擊我延魯敗走俘馘五千人孟堅戰死諸軍遂大潰死者萬計委軍寔戎器數十萬國帑為之虛耗延魯引佩刀自刺人救之不殊朝廷議卽軍中斬延魯及覺既有命矣會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自劾乃詔械延魯覺還金陵屬吏皆江流竄延魯流舒州會赦復少府監元宗擇廷臣為巡撫使分按諸州延魯在焉右拾遺徐鉉上疏論其多罪無才不足辱臨遣不聽使還遷中書舍人以工

部侍郎出爲東都副留守周師南侵分兵下東都延魯窘感自髡衣僧服而逃被執世宗釋之賜衣冠授給事中問江南事占奏詳華賜予加厚留大梁累年遷刑部侍郎得還拜戶部尚書宋興揚州節度使李重進叛伏誅元宗遣延魯朝于行在太祖將察兵鋒南渡旌旗戈甲皆列江津厲色詰延魯曰尔國何為敢通吾叛臣延魯色不變徐曰陛下徒知其通謀未知其事之詳也重進之使館于臣家國主令臣語之曰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宋受禪之初人心未定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內外無事乃欲以數千烏合之衆抗天下精兵吾寧能相助乎太祖初意延魯必恐思失次及聞其言乃大喜因復問曰諸將力請渡江御以為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杰無与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况小國其能抗天威

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
誓同死生固無降理大國亦損數萬人乃可况
大江天塹風濤無常若攻城未下饑道不一事
亦可虞太祖曰大笑曰朕本典鄉戲耳豈聽卿
遊說哉會捕重進叛卒日戮數十人延魯曰奏
事言曰叛者獨一重進乎亦衆人乎謂衆人則
陛下應天順人烏有此理獨一重進則脅從者
何罪太祖感悟後獲者皆貸不誅厚賜遣延魯

歸南渡之師由是亦輟後主嗣位延魯頗自伐
奉使之功嘗晏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飲固不
盡誦詩及索琴自鼓以侑之延魯猶自若後主
優容不責也楚國公從善入朝太祖授旄節留
之闕下後主復遣延魯入謝疾作不能朝太祖
待之素厚至是尤憐之遣使扶太醫護視詔放
還金陵卒于家子侯韓熙載知貢舉放及第覆
試被黜後與其弟侃儀侂入宋繼取名第南

唐公卿家莫能及者价仕至殿中丞知福州至
道咸平間歷典藩郡以政績聞延魯銳于仕進
然喜言高退事嘗早朝集漏舍歎曰元宗賜賀
監三百里鏡湖非僕所敢望得賜玄武湖亦遂
素意徐鉉笑答曰上于近臣豈惜一玄武湖恨
無知章尔延魯不能對

孫忌高密人一名鳳又名晟少舉進士始濟陽
為進士者例修邊幅尚名檢忌豪舉跌宕不能

蹈繩墨遂亡去渡河客趙魏間唐莊宗建號以
豆盧革為相革雅知忌辟為判官遷著作郎明

宗天成中與高輦同事秦王從榮從榮敗忌亡
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亦疑其狀偉異晚
之忌不顧坐淮岸捫弊衣齧蟲追者乃捨去渡
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得之延與語忌陽瘖不
對授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安席金先使人伏
神座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

四方豪傑多至忌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
聖定辭辯鋒起人多憎疾之而烈祖獨喜其文
辭使出教令輒合指遂預禪代秘計每入見必
移時乃出尤務謹密人莫窺其際烈祖受禪歷
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中書侍郎元宗立齊王景
遂排之出爲舒州節度使治軍嚴有歸化卒二
人正晝挺白刃入府求忌殺之入自西門吏士
倉卒莫能禦適忌開行在東門聞亂得民家馬
乘之奔桐城叛卒不得忌乃殺都押衙李建崇
而逸忌坐貶光祿卿元宗素重之不以爲罪累
遷右僕射典馮延巳竝相每鄙延巳侮誚之卒
先罷保大十四年周師侵淮南圍壽州分兵破
滁州擒皇甫暉江左大震以忌爲司空使周奉
表請爲外臣忌見延巳曰此行當屬公然忌若
辭則是負先帝也旣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語其
副禮部尚書王崇質曰吾思之熟矣終不忍負

永陵一抔土周世宗以樓車載忌于壽州城下使招仁瞻仁瞻望見忌戎服拜城上忌遙語之曰君受國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詰之忌謝曰臣爲唐大臣豈可教節度使外叛于是遣王崇質歸而留忌會暑雨班師忌亦從至大梁館都亭驛遇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屢召見飲以醇酒問江南事忌但言寡君實北面無二心周將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能倡言重進且反唐人聞之以爲有間可察遣蠟丸書招重進重進表其書于世宗皆斥瀆反問之言世宗遂嫉怒時鍾謨亦奉使在館俱召見責讓忌正色請死無抗辭又問江左虛實終不肯對比出命都承旨曹翰護至右軍巡院猶飲之酒數酌翰起曰相公得罪賜自尽忌怡然整衣索笏東南望再拜曰臣受恩深謹以死謝從者二百人亦皆誅死于東相國寺世宗性暴急莫敢救者忌已死乃始

追悔元宗聞之流涕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厚恤其家擢其子爲祠部郎中賜名魯嗣完論曰南唐之哀劉仁瞻死于封疆孫忌死于奉使皆天下偉丈夫事雖敵讐不敢議也區區江淮之地有國僅四十年覆亡不暇而後世追考猶爲國有人焉蓋自烈祖以來傾心下士士之避亂失職者以唐爲歸烈祖于宋齊丘字之而不敢名齊丘一語不合則挈衣笥望秦淮門欲

去追謝之乃己元宗接群臣如布衣交問御小殿以燕服見學士必先遣中使謝曰小疾不能著幘欲冠帽可乎於虜是誠足以得士矣苟含血氣名人類者烏得不以死報之耶傳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詎不信夫
廖偃彭師曷皆楚馬殷之臣偃虔州處化人祖爽父匡圖仕皆至刺史偃少倜儻喜奇節通老氏春秋班固漢書馬殷有國自祕書郎爲裨將

戎衛山縣殷子希萼典弟希崇爭國希萼敗見
執師曷不知其世家自殷時爲將典希萼有舊
怨希崇避殺兄名于是命師曷幽希萼于衡山
使甘心焉師曷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
爲是哉至衡山偃在焉相典護視希萼甚謹未
嘗失人臣禮希崇意不快復遣召希萼歸長沙
終欲加害偃擇勇士百人執兵衛希萼晝夜擊
柝以警非常遂築行府典師曷奉希萼爲衡山

王請命于金陵元宗爲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
朝偃師曷俱從行而偃爲部署輜重指揮使尤
勤瘁希萼流涕曰吾逐于逆豎非偃尽忠豈能
免禍至金陵元宗召見兩人嘆獎之授偃左殿
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曷殿直都虞候而使偃守
道州以備南漢會詔州叛潭州亦潰偃所部多
潭人中夜作亂偃率親卒力戰不能支極罵而
死元宗下制哀悼贈右領衛大將軍寧州刺史

謚曰節而師曷不見用卒于金陵後主時徐鉉
為史官有豐城令劉虛已移書明偃大節云
論曰史之失傳者多矣廖偃彭師曷之事可謂
尽忠所事者而五代史則以為馬希崇遣師曷
偃囚希萼而師曷奉希萼為衡山王是偃亦同
受囚希萼之指而師曷獨能全之也江表志則
以為師曷且從希崇害希萼偃百計誘諭而寢
其謀及衛希萼也師曷之計乃無所施是師曷
寔欲害希萼獨賴偃以全耳嗚呼何其異也惟
十國紀年言兩人者俱有功差可考信故多采
之大抵忠于故君兩人實同而偃功為多不可
誣也張巡許遠之事著若日星兩家子弟猶有
異論况偃師曷耶

南唐書卷十二

孟陳韓朱列傳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為將保大初查文徽討
 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屢擊
 有功及馮延魯之攻福州也堅亦在兵間吳越
 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急
 于破敵歛兵誘而感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
 俱不能方致死于我使得至平地未見可勝也

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弼義兵自城中出尺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遯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賤而其黨方盛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趨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之曰阿鍤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傳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橋道使王建封克外郭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鎖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輩莫能及自歸大將查文徽文徽駭異用爲戰棹指揮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軍寔戎器不可勝計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劔州刺史謀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遯文徽暗而貪功卽率誨俱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春雨江水暴漲一夕十百里抵城下擊敗福州兵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

嘗有變誨親故多在城中方遣問使招之文徽
勒步騎亦至福州來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
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
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寔徐圖之文徽
曰狐疑且生變察機據城上策也遂入誨知其
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涓之文徽果敗被
執誨全軍還劔州獻馬先進于金陵用鄭彥華
為將唐兵兩攻福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

有功號名將遂為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
穀隱然為大鎮嘗破福州兵于南臺江軍聲大
震由是朝廷委以南方事而名其軍曰忠義及
周兵入淮南誨遣子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
敗惟德誠頗有戰功拜和州刺史建隆三年六
月誨引病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弟劔州刺史
謙為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謚忠
烈閩之亂士民幾殲焉惟誨之宗族益盛謙與

德誠亦後繼領建州旄節諸子悉至顯官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少隱嵩山唐同光中擢進士第父光嗣平盧節度副使軍中逐其帥符習推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討亂光嗣坐死熙載來奔時烈祖輔吳方修明法令熙載年少放蕩不守名檢補和常滁三州從事時人士自中原至者多已推用熙載在京洛早負才名乃獨落魄不偶亦不以介意烈祖受禪召為祕書郎使事元宗于東宮諭之曰以卿早奮名場疎雋未更事故使歷州縣之勞今用卿矣宜善自修飭輔吾兒也熙載亦不謝在東宮談燕而已不嬰世務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乃慨然曰先帝知我而不顯用是以我為慕容紹宗也始數言朝廷事所當施行者展尺無所回隱宗齊丘馮延巳等皆側目元宗意獨嘉之命權知制誥書命典雅有元和之風

典徐鉉齊名時號韓徐契丹入汴晉少帝北遷
熙載上疏曰陛下有經營天下之志今其時矣
若戎主遁歸中原有主則不可圖矣不省陳覺
馮延魯福州喪師初議寘軍法齊丘為之請止
削官遷外郡熙載上疏請無赦又數言齊丘黨
典必基禍亂熙載不能飲酒齊丘誣以酒狂貶
和州司士參軍徙宣州節度推官復入為虞部
郎中史館修撰遷中書舍人周太祖有天下用

事者猶議北伐熙載曰北伐吾本意也但今已
不可耳郭氏彘曹馬之流雖有國日淺守境
已固我兵妄動豈止無功耶言雖切而朝廷闇
于機會經營中原之意終不已周人果以籍口
兵入淮南齊王景達以兵馬元帥臨邊陳覺為
監軍使熙載言出師大事也當先正名莫信于
親王莫重于元帥安用監軍使哉亦不從熙載
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為當時風流之冠尤

長于碑碣他國人不遠數千里輦金幣求文然性忽細謹老而益甚蓄妓四十輩縱其出与客雜居物議閑然熙載密語所親曰吾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老矣不能為千古笑端坐託疾不朝貶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尺斥諸妓後主喜留為秘書監俄復故官欲遂大用之而去妓悉還後主歎曰孤亦無如之何矣宿直宮中賜對多所弘益後主手教褒之進中書侍郎卒年六十九後主謂侍臣曰吾竟不得相熙載欲贈平章事古有是或對曰晉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卽故事也乃贈右僕射同平章事廢朝一日謚文靖命塋梅嶺岡謝安故墓側著格言及張述三卷擬議集十五卷定居集二卷初熙載嘗使用周及歸元宗歷問周之將相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及太祖受禪人服其識朱元潁州沈丘人本姓舒少倜儻通左氏春秋

南唐書 六十一
與楊訥同為河中李守貞客守貞叛俱來乞兵
楊訥者李平也語在平傳元既留事南唐以駕
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
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
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
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遠人謀握兵包藏莫測
遂罷待詔元失意縱酒不事事朝廷亦優容之
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請對言兵事元宗大悅

命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之同力
苦每臨戰誓衆詞指慷慨流涕被圍者皆有
効死赴敵之意破舒和二州以功加淮南西北
面行營應援都監與邊鎬許文績柵紫金山軍
聲頗振益柵且及壽州元恃功時或違景達節
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屢表元
本學縱橫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
守忠代之守忠至元帥府景達檄元計事元憤

怒欲自殺其客宋均曰丈夫何往不可乃為妻
子死邪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
鎬許文禎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不守遂盡江請
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
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祠覆尸于市哭之隕絕
觀者皆為垂泣元歸周復姓舒世宗愛其駘果
以為蔡州團練使其母猶在沈丘遂迎養焉太
祖受禪遷汀州防禦使太平興國初卒

論曰亡國之君必先壞其紀綱而後其國從焉
方是時疆場之臣非皆不才也敗於敵未必誅
一有成功諛先殺之故強者玩寇弱者降敵自
古非一世也南唐如陳覺馮延魯查文徽邊鎬
輩喪敗塗地未嘗少正典刑朱元取兩州于周
兵將趣之皆固未為雋功而陳覺已不能容此
元之所以降也元降諸將束手無策相与為俘
繫以太而唐遂失淮南臣事于周雖未即亡而

亡形成矣欲知南唐之亡者當於是觀焉

南唐書卷十三

劉潘李嚴張龔列傳

劉仁贍字守惠淮陰洪澤人父金事吳武王有
戰功至濠州團練使長子仁規娶武王女貴子
其國嘗為清淮軍節度使仁贍略通儒術好兵
書有名于國中事烈祖歷黃袁二州刺史入為
龍衛軍都虞候拜鄂州節度使元宗伐楚仁贍
帥州師克巴陵撫納降附甚得人心保大中湖

湘成兵潰歸復失故楚地上書者多謂周人有
南侵之謀淮上石偶人言元宗聞而惡之斷其
首自六月至冬不雨長淮可涉民流入周邊城
遮殺之不能禁唐亦興屯田修邊備以壽州最
為要地十三年從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自楊
氏有吳歲莫淮涸輒增戍以備侵軼謂之把淺
監軍吳廷紹以為無事徒費糧糗罷之仁贍表
陳不可罷未及行周已遣將李穀王彥超韓令
坤等帥師大入詔書暴我納李金全援李守貞
慕容彥超結契丹太原之罪報至上下失色仁
贍獨部分號令宴勞吏士閒暇如平時十一月
出兵破城南大柵殺周兵數千人元宗遣神武
統軍劉彥貞將三萬人救壽州十四年正月彥
貞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軍容甚盛李穀燒
營夜遁保正陽彥貞率戰艦數百艘泝淮而上
仁贍曰敵已畏君矣當持重養盛以俟間若遽

求戰而不能勝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曰
周人遯必設伏遇之將敗績乃率勵其下益兵
固守彥貞果大敗没于陣伏尸三十餘里亾戈
甲三十萬周世宗自將攻城屯于城西北淝水
之陽徵宋亳陳穎許泰徐宿州丁夫數十萬備
攻城雲梯洞屋下臨城中數道同時進攻填塹
穴壁晝夜不少休如是者累月每鼓角四發輒
震牆壁皆動我援兵在外者見利輒進常陷伏
中以故屢敗而終不悟仁贍雖知外援之敗意
氣益壯覘世宗在城下據胡牀督攻城仁贍素
善射自引弓射之箭去胡牀數步輒墮世宗命
進胡牀于箭墮處後箭復遠數步而墮仁贍知
之投弓于地曰若天果不佑唐耶吾有死于城
下耳終不失節于是世宗遣中使來諭曰知御
忠義然士民何罪又親駕臨城招之皆不從自
正月至四月不可下世宗還京師楊泰滁和舒

蘄諸州皆復爲唐守渦口定遠周兵戍守者亦
皆爲我師罷破江左幾復振而壽州之圍獨不
解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以兵數萬來援分重
兵據紫金山列寨十餘處與城中傳烽相應築
甬道抵城通餽餘六月仁贍出兵殺周兵數百
焚攻城洞屋甚衆周將李重進等兵力頗屈仁
贍因請乘世宗之歸以邊鎬守城自出決戰景
達畏懦又方任陳覺固不許仁贍憤鬱得疾少
子崇諫夜泛小舟渡淮謀紓家禍爲軍校所執
仁贍命腰斬之監軍使文德殿使周廷構哭于
中門又求救于仁贍妻薛氏薛氏曰崇諫幼子
固所不忍然貸其死則劉氏爲不忠之門促命
斬之然後成喪聞者皆爲出涕十五年二月世
宗復親征屢戰皆克唐軍被俘馘者四萬人餘
衆不能復整朱元朱仁裕孫璘皆降周仁贍聞
之扼吭憤歎世宗知壽州且下心獨嘉仁贍之

忠恐城破殺之乃下詔諭使自擇禍福三月甲辰又耀兵城北而仁贍已困薦不知人監軍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爲仁贍表請降戊申世宗次城北受之昇仁贍至幄前撫勞嘉歎拜天平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命還城養疾辛亥晝晦雨黃沙如霧世宗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乃仁贍卒年五十八州人皆哭偏禫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世宗遣使弔祭追封彭城郡王錄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仁贍死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謚忠肅嘆曰仁贍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是夕夢仁贍若拜謝庭中加封衛王後主立進封越王開寶中仁贍子崇諒爲進奉使太祖嘉其忠臣之後特命爲都官郎中仁贍至今廟食壽春不絕論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寔請於朝列仁贍於典祀且名其廟曰忠顯後又

嘗寓家壽春方世宗攻下壽州廢為壽春縣而
徙壽州于下蔡故壽春父老喜言仁贍死時事
言其夫人不食五日而卒今傳記所不載廟在
邑中歲時奉祀甚盛軋道淳熙之間余游蜀在
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
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
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死無後故得
之其詞與王溥所修周世宗實錄皆合若歐陽
氏五代史所稱尽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
幾人可比余之南伐得汝為多蓋摘取制中語
載之本不相聯屬又頗有潤色也以仁贍之忠
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于今遂絕天理之難知
如此可悲也夫

潘佑幽州人祖貴事劉仁恭為將守光殺之父
處常脫身南奔事烈祖為散騎常侍佑生而猶
介高潔閉門苦學不交人事文章議論見推流

輩陳喬韓熙載共薦于元宗起家秘書省正字
後主在東宮開崇文館

若轅下駒安得

如列禦寇莊周者焚天下之轅釋天下之駒浩
浩乎復歸于無物歟此吾平昔所言也足下之
行書以贈別開寶五年更官名改內史舍人初
典張洎親厚及俱在西省所趨既異情好頓哀
每歎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時南唐曰
哀削用事者文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
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訐後主雖數賜手札
嘉歎終無所施用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乃
命佑專修國史悉罷他職而佑復上疏曰三軍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乃者繼上表章

凡數萬言詞窮理尽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
曲容諂僞遂使家國悖悖如日將暮古有桀紂
孫皓者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
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不及桀紂孫皓遠矣
臣終不能與奸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陛下必以
臣為罪則請賜誅戮以謝中外詞既過切張洎
從而擠之後主遂發怒以潘佑素與李平善意
佑之狂直多平激之而平又以建白造民籍為
所排乃先收平屬吏併使收佑佑聞命自剄年
三十六役其家饒州處士劉洞賦詩弔之曰中
人人傳誦為泣下及王師南征下詔數後主殺
忠臣蓋謂佑也子華仕宋至屯田員外郎以疾
致仕景德中真宗皇帝憐佑之忠起華于家復
故官

論曰佑學老莊齊死生輕富貴故其上疏縱言
詆訐若惟恐不得死者雖激于一時忠憤亦少

南唐書 八十三
過矣後主非強懷雄猜之君而陷之于殺諫臣
使佑學聖人之道知事君之義豈至是哉不幸
既死同時諸臣已默默為降虜矣猶醜正嫉言
視之如仇誣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
為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尽察其說者於戲
悲夫

李平本姓名曰楊訥少為嵩山道士與汝陰布
衣舒元共學數年業成同游蒲中客于節度使

李守貞守貞叛漢使兩人懷表間行乞師於金
陵元宗為出師數萬為之聲援甫出境而守貞
叛兩人無所復命且唐遇之厚因留事唐而訥
始自稱李平元亦易姓朱元宗皆以為尚書郎
吳越侵常州款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
兵取蘄州不能有復棄而歸乃以平為刺史朱
元叛元宗以平本与元同歸唐慮其不自安召
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元宗大驚慰勉之

拜達州節度使召為衛尉卿潘佑好老莊平少
為道士習其說因相與遊平請復井田法造民
籍復造年籍課命種桑後主本好古務農甚悅
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于成功施設無漸人不
以為便後主亦中悔罷之而佑歷詆一時公卿
獨稱薦平請以判司會府群議益不平會佑以
直諫得罪因坐以與平淫祀鬼神事繫平大理
獄縊死獄中

嚴續字興宗馮翊人祖寔仕故唐為江淮水陸
轉運判官徙家廣陵父可求為吳武王謀臣及
景王宣王嗣立又皆有功宣王建國可求為尚
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大和二年卒續十餘歲以
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尚烈祖女生長富
貴而性恭謹歷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
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出牧池州復拜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又出為江州節度使數年復入知

尚書省遂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續之未出池州也宋齊丘專國公卿多附之惟續持正不為屈翰林學士常夢錫嘗指言齊丘過咎元宗語之曰大臣惟嚴續能自立然才短恐不能勝其黨御宜助之夢錫退諭指于續續因與夢錫親厚然不能尽用其言也卒為黨人所排與夢錫俱補外及為相雖自以肺腑尽忠不二然寡學識聽用多非其人不能稱職或作螃蟹賦以

譏切之是時以軍興百司政事往往歸樞密院續言多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已革猶不亂與客言論如平時後主使內夫人問之歷陳群臣邪正某當進某當退辭氣慷慨不及其私翼日卒年五十七謚曰懿初續以不學見輕同列遂力教子弟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張易字簡能魏州元城人高祖萬福故唐金吾

將軍後徙萊州掖縣易性豪華尚氣少讀書于長白山又徙王屋及嵩山苦學自勵食無鹽酪者五歲齊有高士王達寓居海上博學精識少許可易從之遊數年入洛舉進士不中以昇元二年南歸授校書郎大理評事時方重赤縣拜上元令元宗立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于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

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詰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窺我暗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太弟景遂初立高選官僚召為贊善大夫景遂召飲以玉杯行酒因典坐客傳玩至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邪抵于柱礎碎之座皆失色其他規正皆類此景遂不為忤待易益厚遷刑部

郎中判大理寺周人南侵時江淮久安人不知
戰我師屢北上下震恐易獨揚言朝路曰國家
被山帶海守奕世之業昔者夫差以無道之兵
威陵齊晉孫權以舛創之國勢遏曹劉今若上
下併力敵何足畏哉元宗聿而異之召使宿直
禁中議事然亦不能用也陳覺李徵古方用事
朝野側目易一日朝退歎曰吾忝廷尉職誅邪
孽當手斃二豎以謝曠官俄以吳越犯邊出為

宣歙招諭使判宣州前刺史方築州城役徒數
萬一切罷遣之曰自守者弱遠圖者強何以城
為吳越聿之懾服不敢復犯後主封吳王召易
為吳王司馬東宮建又為左庶子後主卽位遷
右諫議大夫復判大理寺尋乞解大理改勤政
殿學士判御史臺集武德至寶曆君臣問對及
臣下論奏骨鯁者七十事為七卷曰諫奏集上
之註太玄未成卒年六十一

龔慎儀後主時為給事中開寶三年高祖欲討南漢未決詔後主諭劉張令奉正朔後主乃遣慎儀持書使南漢書曰僕与足下叨累世之盟雖疆畿阻闊休戚寔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伐楚足下疆吏弗靖遂成釁隙初為足下危之今弊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時有不得已者僕料大朝之心非貪土地也怒人不賓而已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一也彼此為合民無定心二也敵人進不捨我退無守路戰亦亡退亦亡三也彼有敗亡之執我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天下之兵決一旦之命有國家利社稷者固如是乎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

未可爭而况今日之事邪地莫險于劍閣而蜀
以矣兵莫強於上黨而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
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尊主強國之策以
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絕其饋道依
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成功不
幸而敗則輕舟浮海猶足自全豈能以萬乘之
主而屈于人哉此說士之常談可言而不可用
異時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
其饋道尽保其甌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
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中皆
爲敵國忠義效死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
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史
館修撰潘佑之詞也銀得書怒囚慎儀不遣後
主表聞太祖遂決與師南漢平乃得歸後主之
以也慎儀爲徽州刺史會昭武留後盧絳聞國
破提兵自宣州欲入福建遇歙慎儀閉城拒守

鋒怒曰慎儀吾故人何為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朝服而出為雄所害

南唐書卷十四

郭張林盧蒯二陳列傳

郭廷謂字信臣彭城人父全義仕為濠州觀察使廷謂幼好學善書札騎射補殿前承旨出為濠州中門使全義卒擢莊宅使即為州監軍周侵淮南廷謂與州將黃仁謹約以死守籍州民不逞者聚于僧寺嚴兵守之日給食隨所能使造守具故周師終不知城中虛寔久不可下元

南唐書
宗歎其忠回大發戰權命典林仁肇援壽州周世宗聞之徙下蔡浮橋于渦口築壘夾淮東西以護橋扼濠壽之衝暑雨淮漲廷謂掩不備輕舟泝流急趨渦口將麾兵斷笮周人覘知設伏待之廷謂將至揣得其情駐軍不進罷敗周將武行德周務勅于定遠斬首數百行德挺身逃卒焚浮橋周兵死者不可計遂尽焚軍資取良馬數百進武功殷使就遷州刺史猶以爲賞薄又遷團練使兼上淮水陸應援使及紫金山戰唐將帥多降于周廷謂獨還軍守濠州治壁壘繕戈甲爲守備世宗復南征廷謂表金陵請援且言周師日張願卑辭請和以俟機會夜出敢死士千餘齧破周營焚雲梯洞屋周人大驚相蹂踐死者甚衆然援師不至世宗親攻城焚戰艦數百艘殺二千人進攻羊馬城又殺數百人遣謀持詔諭降廷謂廷謂度不能支奉表于周

二
懇言世受本國爵命家在江南欲遣使稟命國
主世宗許之為緩攻及廷謂使還知金陵卒不
能救集將士于壘門南向慟哭再拜乃降世宗
見廷謂賜宴勞之曰兵興以來江南敗亡相踵
惟卿能犯渦口浮橋破定遠寨足報國矣濠州
小城使汝主自守豈能固哉賜龍衣金帶良馬
及器皿萬餘拜亳州防禦使以其弟廷讚為和
州刺史因命帥濠州兵東攻天長下之遷樓櫓

戰權左右廂都監入朝官至靜江軍節度觀察
留後知梓州代歸賜第東都卒年五十四廷謂
事母孝朝夕束帶立侍寒暑不變為政亦有惠
愛方廷謂降周時令其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
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不為具州廷謂愧其言
然業已降必欲得表以兵脅之延鄒投筆曰大
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遂遇害元宗聞
之召見延鄒子命以官

南唐書 三
張彥御史失其鄉里世家保大末周世宗南侵
彥卿爲楚州防禦使周師銳甚旬日間海泰州
靜海軍皆破元宗亦命焚東都官寺民廬徙其
民渡江世宗親御旗鼓攻楚州自城以外皆已
下發州民濟老鸛河遣齊雲戰艦數百自淮入
江執如震霆烈焰彥卿獨不爲動及梯衝臨城
鑿城爲窟室寔薪而焚之城皆摧圮遂陷彥卿
猶列陣城內誓死奮擊謂之巷閭日暮轉至州
解長短兵皆尽彥卿取繩牀搏戰及兵馬都監
鄭昭業等千餘人皆死之無一人生降者周兵
死傷亦甚衆世宗怒尽屠城中諸民焚其室廬
然得彥卿子光祐不殺也元宗下詔贈彥卿侍
中天長縣時陞爲雄州刺史建武軍使易 贊
亦固守聞楚州陷遂降彥卿馬元康書以爲彥
能亦莫知孰是也

論曰彥卿守楚州孤壘無援當百倍之師身可

碎志不可踰雖劉仁贍殆不能過而史家傳載獨略至其名亦或不同於虞何其重不幸也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為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為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亾久不見用會周侵淮南元宗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元華皆拔為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推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路仁肇率敢死士千人以舟宴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我兵少却永德鼓噪乘之遂敗仁肇獨騎一馬為殿永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輟格去永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遂舍之而還及割地元宗以為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開寶中密言于後主曰宗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蜀平荆湖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疲弊此在

兵家為有可乘之執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彼縱來援吾形執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舉兵外叛聞事成國家享其利不成族臣家明陛下不預謀後主恐不敢從昔皇甫繼勳朱全贊掌兵柄忌仁肇雄略謀有以中之會朝貢使自京師回撻使言仁肇密通中朝見其西像于禁中且已為築大第以待其至後主方任繼勳等惑其言使人持醜往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掩不正及遇醜家人怪其不臭俄卒初仁肇尤為陳喬所知至是喬歎曰國執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也然不能白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討又逾年國為墟矣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自言唐中書舍人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克慕晉魏絳更焉讀書略通大指善論當世利病然脫略繩檢每以博奕角觝

為事舉進士不中為吉州回運務計吏盜庫金
事覺當伏危法乃更儒服亡去至新淦客于土
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橫兵書日夜讀
之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
其可久留此乎因厚具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
途飲博不費其裝比至家母及兄弟皆鄙詰之
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猶亡賴以屠販為事
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誣山中浮屠以邀
賄謝人皆患苦之與諸葛濤蒯鼈號廬山三害
朱弼為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去已往來金
陵丹陽間遇大寒平地躍起折簷桷為薪以自
濟守倉吏召歸使躍倉簷自氣樓入倉中盜米
一夕往返數十久之乃上書論事未報詣樞密
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辨從橫喬聳然異之用
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亡命習水戰使馬
雄王川軍等分將之要吳越兵于海門屢獲舟

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說後主曰吳越仇讐腹
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鄉導以攻我臣屢與
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不意滅之後主曰
然則大朝且見討奈何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叛
陛下聲言伐叛且賂吳越乞兵吳越之兵執不
得不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後國可覆也
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矣後主不聽
及王師來討以絳為凌波都虞候沿江都部署
守秦淮水柵戰屢勝諸將忌其能共說後主遣
絳出援潤州乃授昭武軍節度留後帥八千人
陣於潤州城下北軍不敢逼入城拒守而節度
使劉澄謀曰計事斬絳以城降絳覺之澄乃謂
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守守此何為絳曰君為
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也是夕澄遣裨將出
送降款絳帥部下馳出欲冒圍入金陵圍堅不
可入乃走保宣州金陵城陷諸郡皆下絳獨不

降謀南據閩中過歙州怒刺史龔慎儀不出迎
殺之而行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
明不屈已而卒降至京師授冀州團練使遇龔
慎儀兄子贊善大夫頴于朝詔絳曰是殺我叔
父者執至殿陛訴寃詔屬吏樞密使曹彬言其
才略可用願宥其死使自効太祖曰是貌類侯
霸榮何可留也斬于西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
不記以錢券誓書招臣乎霸榮河東將嘗來降
已而復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者故太祖深惡之
荆鼇宣城人善屬文南唐承唐末文體纖麗之
弊士率不能自振鼇獨不事華藻以理趣為本
有承平餘風然居鄉飲博無行不為人士所容
乃去入廬山國學亡賴尤甚晚乃勵風操尚信
義一言之出必復而後已嘗蓄龍尾硯友人欲
之而不言鼇亦心許之未及予也一日友人不
告而歸鼇悔恨徒步數百里追及授研而還猶

臣素行為有司所擯終國亡不任久之遊京師
擢進士第仕至殿中丞樊若水欲薦于朝鼇恥
之亟致仕歸隱廬山數年卒
陳喬字子喬廬陵玉笥人父睿事吳爲翰林學
士烈祖時以兵部尚書卒喬幼敏悟文辭清麗
事親以孝聞睿死撫恤族鄰均財給之親疎無
間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歷屯田員外郎中書
舍人淮南兵興元宗憂蹙不知所爲陳覺李徵
古請以宗齊丘攝政元宗怒度群臣必持不可
乃促召喬卅詔如覺徵古言喬請對未報排宮
門入頓首曰陛下旣署此則百官朝請皆歸齊
丘尺地一民非陛下有陛下縱脫屣萬乘獨不
念先帝中興大業之艱難乎讓皇幽囚丹陽宮
陛下所親見也他日垂涕求爲田舍翁不可得
矣元宗笑而止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曰此忠臣
也及齊丘黨與皆斥喬與齊丘尤親厚獨得不

坐遷都豫章以喬輔太子留金陵後主嗣位歷
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樞密副使遂以門下
侍郎兼樞密使貶制度改右內史侍郎兼光政
院使輔政喬風度淹雅小心守法度然短于才
略吏胥多交通權倖侮文法不能察也太祖遣
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爲介喬曰往必
見留如社稷何後主思見討喬曰陛下不得已
當以臣爲解及兵圍金陵太祖又遣進奉使江
國公從鎰諭指欲後主自歸且命曹彬緩攻以
俟之而喬堅持不可劉澄以潤州降後主方惶
惑欲置其家不問喬憤切曰人臣受重寄一旦
開門迎敵此豈可容悉取其父母妻子斬之于
是人皆知喬必死國事矣及城將陷後主自爲
降款命喬典清源郡公仲寓詣曹彬喬持款歸
府投承雷中復入見云自古無不亾之國降亦
無由得全徒取辱耳請背城一戰而死後主握

喬手涕泣不能從喬曰如此則不如誅臣歸臣
以拒命之罪後主又不從乃掣手而去至政事
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典之曰善藏吾骨遂
自縊二吏徹榻瘞之金陵平家人謀改葬求尸
不獲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面及猴瘞
如所見云

陳起蘄州人性剛硬尤惡妖異昇元中以進士
起家為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

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
民稍稍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數年從者至數
百男女無別號曰恐辱夜行晝伏取資于盜相
典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州縣亦憚
之不敢問起到官邑人畢賀佑獨偃蹇不至起
乃按戶籍取佑為里正不服媪言曰吾且斷令
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共捕佑等獲之不能神
皆就執縛搜其家得乘輿服器遂斬之鄴欲宥

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
育乃併斬之起由是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十五

周鄭李三劉江汪郭伍蕭李盧朱王魏列

傳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明易後主聞其名召至金
陵起布衣為集賢殿侍頃之以虞部郎致仕還
山金陵受圍間道召還入後殿講否卦後主思
得奇士能使兵間者張洎薦惟簡可以談笑和
解乃授給事中副徐鉉使京師後主手疏言惟

簡託志妙門存心道典伴臣修養不預公途蓋
為之聲價莫動朝聽比至太祖召見詰責鉉猶
懇奏不已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野人未嘗任
官李煜強遣來未嘗預聞使指伏聞終南山多
靈藥願得棲隱太祖許之金陵平命為國子周
易博士判監事或謂曰終南之言不誨且得罪
惟簡不得已上表求解官以遂初志改虞部郎
中致仕授其子繕京兆鄠縣主簿使就養太平
興國中復表求仕授太常博士遷水部員外郎
卒繕後舉進士中第仕亦至尚書郎
鄭彥華福閩人祖父世為福建諸州刺史彥華
少隸節度使李弼義帳下常射殺乳虎以勇聞
元宗出師攻福州大將王崇文遣卒李興登樓
車罵弼義弼羨不勝憤募生得興者彥華請行
夜從出城外伏壕傍興猶謾罵不已彥華操長
鉤鈎得興挾以登城城上皆鼓譟弼義得興而

甘心焉崇文不能下城遯去歲餘劔州刺史陳
誨以水軍來攻彥華適出屯候官以所部降誨
誨典語奇之署軍校南唐與周師相拒淮南彥
華大小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累遷至鎮海軍
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後主見討王師自采石作
浮梁渡江後主命彥華督舟師萬人又遣別將
杜貞率步兵萬人同逆戰後主親遣行戒之曰
水陸兩軍相表裡則吾事濟矣比與王師遇貞
以所部力戰彥華擁兵不救貞敗而潰金陵聞
之喪氣遂閉壘自守以至國破亦不能正彥華
之罪矣彥華從後主入朝為右千牛衛將軍太
宗征太原及幽州用彥華為將無功猶歷諸衛
將軍至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子文寶
初仕後主以文學選為清源公仲寓掌書記遷
拔書郎歸朝南唐故臣皆許錄用文寶獨不自
言後主以環衛奉朝請不納客謁文寶乃被策

荷笠作漁者以見寬譬久之後主嘆其忠後中
進士第仕至兵部員外郎國史有傳

李貽業故唐時平章事蔚從曾孫父戴唐末第
進士奔吳為起居郎貽業事烈祖至翰林學士
烈祖晏駕大臣欲奉宋后臨朝命中書侍郎孫
忌草遺制貽業獨奮曰此姦人所為也大行常
謂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此若果宣行
貽業當對百官裂之會宋后亦不許于是臨朝

之議遂寢元宗語貽業曰疾風知勁草于卿見
之保大中以兵部侍郎卒謚曰簡初戴為人簡
率無威儀貽業又甚于父平居頽然不言是非
國有大議必首斷之尤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
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
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其疎豁
大抵如此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全以功臣為濠

南唐書 四
州刺史有威名全卒子仁規繼其任為政苛虐
及卒崇俊繼之尺反仁規之政人懷其惠數年
漸專恣不法多畜不逞使過淮剽掠獲美女良
馬以自奉元宗陞濠州為定遠軍回拜崇俊節
度使以其子節尚太寧公主然元宗亦惡其為
人會壽州姚景卒崇俊厚賂權貴求兼領壽州
元宗乃陽若不解其意命移鎮壽州而遣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頗

革心循法度未幾得疾卒年四十贈太尉謚曰

威

劉洞廬陵人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長于五字
唐律自言得賈島法後主嗣位尤屬意詩文或
以洞言者洞遂獻詩百篇卷首石城篇其詞石
城古渡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禁江水
流後主讀之感愴不怡者久之曰棄不復觀洞
亦不復見省金陵受圍洞猶在城中國亡洞過

故宮闕徘徊賦詩多感慨悲傷不以不遇故有
怨懟語未幾卒與洞同時有夏竦者亦隱廬
山相與爲詩友洞有夜坐詩竦亦有宿江城詩
皆見稱一時號劉夜坐夏江城云竦其詩亦
江爲宋人避亂徙閩元宗初設貢舉爲屢爲有
司所黜嘗有題白鹿寺詩元宗南遷過而愛之
爲由是愈自負傲晚一時卒無薦引者居懷憤
憤束書欲東走吳越爲同謀者所發按得其狀

伏誅

汪召符歛人能屬文烈祖初嘗上書論事合指
宋齊丘頗抑之召符貽齊丘書謂其疾已才齊
丘大怒密使人誘召符乘舟痛飲至石頭蚶蚶
磯下沉殺之

郭昭慶廬陵人博學能自力嘗著唐春秋三十
卷保大中獻所著治書補楊子尉辭不受後主
時復獻經國治民論擢著作郎時方奉中朝凡

歲慶賀貢方物賤表及廷勞宴餞之辭率命昭慶為之一日方晨起造朝暴卒

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于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歎山中浮屠夢仰視見一大星芒色甚異旁有人指之曰此伍喬星也既覺訪得喬乃傾資奉之使入金陵舉進士及試畫八卦霽後望鍾山詩故事中選者主司必延之陞堂置酒時有朱貞觀者首就坐張洎續至

主司覽其文揖貞觀南坐引洎坐于西酒至數行喬始上卷主司歎其傑作乃徙貞觀處席北洎處席南以喬居賓席及覆考榜出喬果為首洎貞觀次之時稱主司精于衡鑑元宗亦大愛喬程文命勒石以為永式仕至考功員外卒蕭儼廬陵人幼舉童子中其科稍長命為秘書省正字烈祖初歷大理司自刑部郎中以平恕稱烈祖晚服金石藥多暴怒近臣數被譴罰宣

徽副使陳覺不自安稱疾在告者數月及聞遺
詔卽以其日造朝儼劾奏覺傾耳私室以幸禍
變宜重置於法不報烈祖輔吳設法禁以良人
為賤至是馮延巳延魯欲廣置妓妾輒矯遺制
託稱民貧許賣子女儼駁曰昔延魯為東都判
官已有此請大行以訪臣臣對曰陛下納麓之
初出庫金贖民孰不歸心今寶運中興人仰德
澤奈何欲使鬻子資豪家役使乎大行以臣言
為然將罪延魯臣曰此但智識淺陋耳非有他
也罪之且塞言路大行乃斜封其奏抹三筆持
入宮願求之宮中既而果得留中章奏千餘皆
斜封有一抹至三抹者遂得延魯奏然大臣亦
方以豪侈相高利于廣聲色因共謂遺制已宣
行不當追改遂已元宗初以國讓景遂群下持
不可乃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景遂副之宣
告國中以兄弟相傳之意儼極諫謂夏殷以來

天下為家父子相傳不易之典也景遂景達亦固讓不敢當然元宗意愈確不之聽江文蔚韓熙載典太常禮儀議烈祖稱宗儼獨建言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已失之自己復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宜稱祖先帝興已墜之業不應屈而稱宗文蔚亦以儼議為當遂用之保大二年元宗終欲傳位景遂下詔命摠庶政惟樞密使魏岑查文徽許奏事餘非特召不得對儼上疏力爭會宋齊丘賈崇皆以為不可遂收所下詔其後元宗于宮中作大樓召近臣入觀皆歎其宏麗儼獨曰比景陽但少一井耳元宗怒貶舒州副使孫忌為觀察使遣州兵給儼寔防衛之儼謂忌曰僕以言獲罪耳顧命之日君持異議幾危社稷君之罪豈不重于僕乎反見防何也忌慚即撤去俄召還後主初嗣位數典嬖倖奕棋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

語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南唐亡儼以老病歸鄉里杜門數年卒年七十餘

劉承勳失其鄉里以善心計事烈祖為糧料判官遷德昌宮使德昌宮者蓋南唐內帑別藏也自吳建國有江淮之地比他國最為富饒山澤之利歲入不貲烈祖勵以節儉一金不妄用其積如山太子嘗欲一杉木作版障有司以聞烈

祖書奏後曰杉木不乏但欲作戰艦以竹代之可也然德昌宮簿煩委無由勾按承勳獨任其事盜用無筭保大後貢奉事與倉猝取辦愈得以為姦利畜妓樂數十百人每置一妓價數十萬教以藝又費數十萬而服飾珠犀金翠稱之又厚以寶貨賂遺權要故終無發其罪者太祖平荆湖詔江南具舟漕其米入京師承勳狡黠計後主終不能有其國欲預自結中朝為異嘗

計乃請行督巨艦自長沙抵迎鑿千柁相銜太祖覺其意而惡之及國亡承勳歸京師首自陳漕米事太祖曰此汝主勤王耳汝安得有勞叱出特命勿敘用久客無資裸袒乞食不勝凍餒而死

李元清濠州人徙金陵躋徙善走能及奔馬常歲入梁宋刺史開寶中後主以吉州永新與湖南隣命元清為永新制置使每數月一託疾不

坐衙輒微服入湖南境人無知者以故敵人動息皆知之累年邊障晏然國亡歸京師元清心不欲仕二國偽稱失明召驗之揮刃將及頸而目不瞬乃放歸濠州卒

盧郢金陵人工屬文有勇力好吹鐵笛乾德中後主命韓德霸為都城烽火使警察非常怙權暴橫國人望其前驅莫不奔避郢嘗遇之調笛自若德霸叱左右捕執郢奮臂擊十餘人皆顛

躡乃直前捽德霸墜馬毆之敗而傷目德霸入
訴後主叱之出顏近侍笑曰武帥遇一措大不
能自全面目尚敢訴耶遂罷其職後郢舉進士
試王度如金玉賦擢第一徐鉉娶郢姊嘗受後
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
下有石子夫不得舉郢戲取弄之有頃索酒頓
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竄易
一字鉉伏其工後主亦以為適俊可愛國亡歸

朝知金州卒

朱弼字君佐建州人舉明經第一授國子助教
知廬山國學盧絳蒯鼈諸葛清飲博不逞患苦
諸生學官依違無敢問者及弼至一切繩以禮
法每升堂講說座下肅然絳等亦愧服引去徒
自四方來者數倍平時國亡補衡山縣主簿秩
滿求為南嶽廟令卒

王輿合肥人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初為小

拔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頭一小營謂輿曰尔往為我取彼輿唯唯而色不欲行本曰尔憚往邪輿曰公必不以輿為不武請得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尔亦知此為必爭之地邪吾本自行今為尔功勞而遣之輿乘輕舟齧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輿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輿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輿執以歸金陵曰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典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服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

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獨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曠亦無癥疾攻潁州倚營門仗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莫不異之兄紹亦至虔州節度使

魏岑字景山鄆州項城人善諂學揣摩尤為

宋齊丘所知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進至諫議大夫元宗自以唐子孫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有司請行南郊禮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岑遂與陳覺馮延巳延魯更相倡和為拓境事嘗侍燕自言臣少游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為魏博節度使元宗欣然許之岑趨下殿再拜謝侍衛皆竊笑覺延魯攻福州岑為監軍應援使三人者暗懦專恣如一

軍敗元宗初欲按軍法誅覺延魯而貸岑御史
中丞江文蔚對伏彈奏請并岑誅之於是貶太
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來乞師岑乃
力請出兵赴救于是元宗從之因以岑為泅淮
巡檢使無功而還岑自復進姦諂弥甚鍾謨李
德明亦用事其趨向與岑雖異而迷國則均戶
部員外郎范冲敏懷不平怵大將王建封上疏
請斥逐之更用正人元宗怒并置冲敏建封于
死岑自謂得主眷愈無所憚壽州節度使劉彥
貞以厚賂結岑為與援岑所得不可數知遂肆
言稱彥貞為將如韓白治民如龔黃其敢為誕
欺如此元宗方倚以柄任會見冲敏為厲召道
士上章訴天未幾卒

士上章稱天志繼

洪武元宗古辭以蘇林會其如海成歐

言蘇茂貞或部以韓白公云以鑿奇其類

貞心是類蘇文或真蘇本祇晉不百端時

或本自隋晉主眷會無祇軒善林時真外

南唐書卷十六

后妃諸王列傳

烈祖元敬皇后宋氏小名福金父韞江夏人后

幼流離亂兵中昇州刺史王戎得后烈祖娶戎

女后為媵得幸生元宗王氏早卒義祖命烈祖

以為繼室封廣平郡君晉國君治內有法不妄

言笑義祖殂于金陵烈祖在東都將奔喪后密

以大計諫止焉烈祖為齊王封正妃及受禪立

南唐書
一
為后從容裨贊多所弘益烈祖嘗曰吾思有未
達后已悟矣昇元末烈祖服金石藥多暴怒賴
后以免譴者甚衆及殂中書侍郎孫忌憇魏岑
馮延巳延魯以東宮舊僚用事欲稱遺詔奉后
臨朝聽政后不許曰此武后故事吾豈為之元
宗卽位尊后為皇太后保大三年十月卒祔葬
永陵

烈祖後宮种氏名時光性警惠年十六入宮列
樂部中俄得幸生景邁烈祖以受禪後所得子
甚愛之种氏寵日盛烈祖性嚴整嘗大怒聲如
乳虎殿門環為震動左右皆喪魂魄种氏左手
持食右手進匕從容如平時烈祖怒亦頓解他
日烈祖幸齊王宮遇王親理樂器大怒數日未
解种氏負寵輒乘間言景邁才過齊王烈祖正
色曰子有過父教之常禮也若何敢爾叱下殿
去簪珥幽于別宮數月命度為尼景邁愛亦弛

終烈祖世獨不加封爵元宗卽位始封景暹保
寧王許种氏就養于景暹宮中封王太妃宗后
挾舊怨屢欲加害元宗力解之乃止王庶幾
元宗光穆皇后鍾氏父太章事吳為義祖裨將
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喻太章伏死士二十
輩斬灝于府太章許諾義祖疑其怯夜半往止
之曰僕母老思事不成欲徐圖之如何太章勃
然曰言已出口豈有可已之理明日遂誅灝後

頗恃功頡頏烈祖疑其難制義祖曰昔者吾赤
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太章豈有今日富貴邪
奈何以薄物細故疑之乃命以太章次女配元
宗卽后也昇元中封齊王妃元宗卽位立為皇
后後主卽位為太后以父名改稱聖尊后后寢
疾後主朝夕侍側衣不解帶藥必親嘗乃進乾
德三年十月卒是日雨沙于金陵後主毀瘠骨
立扶而後能起哀動左右塋順陵

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小名娥皇司徒宗之女十
九歲來歸通書史善歌舞尤工琵琶嘗為壽元
宗前元宗歎其工以燒槽琵琶賜之至于采戲
弈棋靡不妙絕後主嗣位立為后寵嬖專房創
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髮朶之教人皆效之嘗雪
夜酌燕舉杯請後主起舞後主曰汝能創為新
聲則可矣后卽命牋綴譜喉無滯音筆無停思
俄頃譜成所謂邀醉舞破也又有恨來遲破亦
后所製故唐盛時霓裳羽衣最為大曲亂離之
後絕不復傳后得殘譜以琵琶奏之于是開元
天寶之遺音復傳于世內史舍人徐鉉聞之于
國工曹生鉉亦知音問曰法曲終則緩此聲乃
反急何也曹生曰舊譜寔緩宮中有人易之非
吉徵也後主以后好音律因亦耽嗜廢政事監
察御史張憲切諫賜帛三十疋以旌敢言然不
為輟也未幾后臥疾已革猶不亂親取元宗所

賜燒糟琵琶及平時約臂玉環為後主別乃沐浴粧澤自內含玉卒于瑤光殿年二十九葬懿陵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葬又作書燔之典訣自稱鰥夫煜其辭數千言皆極酸楚或謂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恚怒至死而不外向故後主過哀以揜其迹云

後主國后周氏昭惠后妹也昭惠卒未幾後主居聖尊后喪故中宮久虛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繼室命太常博士陳致雍攷古今沿革草具婚禮又命學士徐鉉史官潘佑參定文安郡公徐遊評其異同遊多是佑議遂施用之逾月遊病疽鉉懟其不主已議戲語人曰周孔亦能為厲乎后少以戚里間入宮掖聖尊后甚愛之故立焉被寵過于昭惠時後主于群花間作亭雕

鏤華而極迫小僅容二人每与后酌飲其中
國亡從后主北遷封鄭國夫人太平興國二年
後主殂后悲哀不自勝亦卒

後主保儀黃氏江夏人父守忠事湖南馬氏為
偏裨邊鎬入長沙得黃氏納後宮後主見其美
選為保儀以工書札使專掌宮中書籍二周后
相繼專房燕暱故保儀雖見賞識終不得數御
幸也元宗後主俱善書法元宗學羊欣後主學

柳公權皆得十九購藏鍾王以來墨帖至多保
儀寔掌之城將陷後主謂之曰此皆先帝所寶
城若不守汝即焚之無為他人得及城陷悉焚
無遺者保儀亦從北遷卒于大梁又有宮人流
珠者性通慧工琵琶後主演念家山破及昭惠
后所作邀醉舞恨來遲二破久而忘之後主追
念昭惠問左右無知者流珠獨能追憶無所忘
失後主大喜後不知所終

烈祖五子宋皇后生元宗楚王景遷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种民生江王景暹

景遷字子通幼警敏讀書一覽輒不忘烈祖輔
吳景遷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歷衙內馬步軍
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左右軍都軍使遂以左
僕射參政事留東都輔政時甫成童尋加同平
章事知左右軍使寢疾罷歸金陵為諸道副都
統以景遂代輔政景遷病逾年竟卒年十九謚

曰定無子初術士皆謂景遷貴不可言故烈祖
在諸子中尤愛之及是始悟術士之妄

景遂仕吳為門下侍郎烈祖受禪封壽王純厚
夷淡有士君子之操讓皇之喪景遂受命往護
喪事望柩哀慟觀者聳歎烈祖殂元宗以位讓
景遂大臣固持之而止明年又命景遂摠庶政
已降詔僉謂不可乃收所下詔久之又以為太
弟凡太子官屬皆改為太弟官屬景遂固辭雖

不得命終恐思不敢安處乃取老子功成者遂
身退之意自為字曰退身以見志平居好客善
屬文燕集無虛日贊善大夫張易峭直喜言
景遂嘗賦詩頗纖而易面規之景遂敬納又嘗
怒碎玉杯于座景遂亟推謝無忤色及易出使
契丹景遂上言力諫以為易國士也宜夙夜納
誨今使航不測之淵報聘遠夷非國之利元宗
報之曰易固奇士海神當畏之竟遣行景遂在
東宮十三年屢乞歸藩交泰元年三月始改授
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
太尉尚書令晉王以樞密副使李徵古為鎮南
節度副使佐之徵古習驕嫻至鎮專恣尤甚景
遂積久不能堪欲斬之而自拘有司左右諫止
初景遂之出鎮也弼冀為太子弼冀嘗被譴于
元宗有復立景遂之意景遂在鎮亦頗忽忽多
忿譟嘗以忤意殺都押衙袁從範之子弼冀刺

知之乃使親吏持酖遺從範使毒景遂景遂擊
鞠而渴索漿從範毒漿以進之暴卒年三十九
未歛體已潰元宗素友愛聞訃悲悼左右欲少
慰釋之因妄曰太弟初得疾忽語人曰上帝命
我代許旌陽元宗始少解故被酖之事竟不之
知廢朝七日贈太弟謚文

景達生于吳順義四年是歲大旱烈祖方輔政
極于焦勞七月既望雩而得雨景達以是日生

烈祖喜故小名雨師稍長神觀爽邁異于他兒
烈祖深器之受禪封信王烈祖欲以為嗣難于
越次故不果烈祖殂景遷已前死元宗稱疾固
讓景遂欲以次及景達承先帝遺意既迫于群
下之議不得行乃立景遂為太弟景達自燕王
徙封齊王為諸道兵馬元帥中書令景達孝友
純至嘗從遊後苑泛舟池中元宗舟覆景達在
他舟初不善泅遽躍入水中負元宗出人以為

精誠所感性剛正疾惡朝廷嚴憚之帝每召宗室近臣曲宴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馮寵笑呼旁若無人景達屢訶詰之復極諫元宗他日宴于東宮延巳愧二弟之命不出于已欲以虛辭為德陽醉撫景達背曰尔勿忘我景達不勝其忿拂衣入奏請斬延巳元宗諭解久之乃已張易語景達曰殿下力未能去群小而救面折之使之思而自謀豈易測哉景達悟自是畏禍

遇曲燕輒以疾辭保大末淮南交兵景達以元帥督師陳覺為監軍使軍政皆決于覺景達署牘尾而已朱元叛壽州陷皆覺為之景達亦不能詰初出師五萬而俘死亡叛者四萬景達及覺引殘兵歸金陵上還印綬元宗恐其無功自愧乃拜天策上將軍浙西節度使景達不敢當要鎮力辭改撫州大都督臨川牧在鎮十餘年後主嗣位加大師尚書令甚尊禮之卒于鎮年

四十八在烈祖諸子中最為壽矣贈太師謚昭
孝遺命留葬江州廬山初景達好神仙道家之
說記室徐鉉獻述仙賦以諷行于世

景邁字宣遠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一日為仁
壽節景邁以是日生故小名仁壽烈祖甚愛之
母种氏得譴宗皇后鞠養景邁如己出元宗嗣
位封保寧王徙封信王出為虔州節度使簡易
節儉度人安其政顛令卒尉部繼良攝令以令

成喪日張樂宴飲景邁立奏黜之每有小過掌
書記孫峴苦言規正之景邁大重之峴卒言及
必流涕厚卹其孤後主立進封江王加兼中書
令元宗後主皆酷好浮屠群臣化之政事日弛
景邁獨尊六經名教排斥浮屠不少撓在鎮十
一年卒年三十一贈中書令謚昭順
元宗十子弘冀弘茂後主從善從謚從讓從慶
從信凡八人可見而從慶從信失其官封又二

人并逸其名鍾皇后生弼冀從主從善從諛自
弼茂以下皆不知其母王公貴人皆呼為
弼冀元宗長子故唐之末民間相傳讖曰東海
鯉魚飛上天而烈祖果育於徐氏因信符讖又
有讖曰有一真人在莫川開口持弓向在邊元
宗欲其子應之乃名之曰弼冀初封東平公從
王南昌元宗嗣位以弟景遂為兵馬元帥景達
為副元帥誓於烈祖梓宮前約兄弟相傳而出
弼冀留守東都及景遂為太弟又從鎮潤州封
燕王弼冀為人沉厚寡言周師陷廣陵吳越亦
攻我常州元宗念弼冀尚少不習軍旅事遣使
召還都部將趙鐸曰王雖富于春秋然元帥之
重衆心所恃忽棄其師而歸則部下必亂歸歆
何之弼冀善其言聞于元宗即日大為戰守之
備部分諸將皆懷服士心元宗使能武都虞侯
柴克宏右衛將軍陸孟俊救常州至潤州樞密

副使李徵古白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克宏歸
弼莫察克宏有才略謂曰君第前戰吾當拒守
表言克宏決可破賊常州危在旦莫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臣請以身保其功克宏亦感激思奮
馳至常州果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獲其將佐
數十人俘于潤州弼莫以時方艱危悉駟出轅
門斬之人壯其決然元宗以其專誅殺不悅者
久之及太弟景遂力請歸藩而景達為元帥奔

潰南歸獨弼莫有功遂立為太子參決政事元
宗仁厚群下多縱弛至是弼莫以剛斷濟之紀
綱頗振起而元宗復怒其不遵法度一日怒甚
以打鞞杖笞之曰吾行召景遂矣弼莫大愆故
景遂遇醜語在其傳元宗既請盟于周以在位
久恥于降屈屢遣使請于世宗欲傳位弼莫使
為大國附庸世宗賜書力止之其詞曰皇帝致
書敬問江南國主茲睹來章備刑縛旨敘此日

傳讓之意述向來高尚之心仍以數載以來交
兵不息備陳追悔之事無非克責之辭雖古者
省咎責躬因災致愆亦無以過也况君血氣方
剛春秋禹盛為一方之英主得百姓之驩心豈
可高謝君臨輕辭世務典其慕希夷之道孰若
懷康濟之誠且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昔之聖喆
所不能逃苟盛德之日新則景福之彌遠諒惟
英敏必照誠懷書詞溫潤略似教國元宗乃已
世宗遣使至亦別賜弘冀國信以為常顯德六
年七月弘冀屬疾數見景遂為厲九月丙午卒
有司謚曰宣武句容尉張洎上書謂世子之德
在侍饒問安今標顯武功垂示後世非所以防
微杜漸也洎知元宗猶銜弘冀專殺事其說蓋
出于揣摩元宗果大以為然改謚曰文獻而洎
由此進用

弘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幼穎異善歌詩格調

清古年十四為侍衛諸軍都虞侯封樂安公騎射擊刺皆精習久領兵職然不喜戎事每與賓客朝士燕游惟以賦詩為樂初弼冀剛嚴人多憚之故時望歸弼弼保大九年七月卒追封慶王弼茂之幼有異僧言人壽夭禍福多驗元宗使視弼茂僧書九十二字以獻及卒年十九從善字子師元宗第七子器度凝遠封紀國公使周會帝即位厚其禮遣翰林學士王著送之

初從善與鍾謨相附結謨輒請以從善為嗣元宗雖不從然意亦自愛從善其遷南都也使主扈從諸軍元宗殂未御梓宮從善輒從徐遊求遺詔遊厲色拒之至金陵具以事聞後主素友愛略不以介意愈加輯睦進封韓王及貶制度降南楚國公開寶四年遣朝京師太祖已有意召後主歸闕即拜從善秦寧軍節度使留京師賜甲第汴陽坊封其母凌氏吳國太夫人後主

聞命手疏求從善歸國太祖不許以疏示從善
加恩慰撫幙府將吏皆授常參官以寵之而後
主愈悲思每憑高北望泣下沾襟左右不敢仰
視由是歲時遊燕多罷不講常製却登高文曰
玉笋澄醪金盤饌菜房氣烈菊蕊香豪左右
進而言曰惟芳時之令月可籍野以登高矧上
林之伺幸而秋光之待衰乎予告之曰昔予之
壯也意如馬心如猿情繫樂池懽賞忘勞情心
志于金石泥花月于詩騷輕五陵之得侶陋三
秦之選曹量珠聘妓紉絲維艘被墻宇以耗帛
論丘山而委糶年年不負登臨節歲々何曾捨
逸遨小作花枝金剪菊長裁羅被翠為袍豈知
萑葦乎性忘長夜之靡々宴安其毒累大德于
滔滔今予之齒老矣心悽焉而怛怛愴家艱之
如燬索離緒之鬱陶陟彼岡兮跋予足望復關
兮睇予目原有鷓兮相從飛嗟予季兮不來歸

空蒼蒼兮風淒淒心躑躅兮泪漣漣無一慳之
可作有萬緒以纏悲於戲噫嘻尔之告我曾非
所宜從善妃屢詣後主號泣後主聞其至輒避
去妃憂憤而卒國人哀憐之國亡改授右神武
大將軍太平興國初改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
四年卒年四十八
從鎰元宗第八子初封舒國公改封蔣太祖親
征揚州李重進遣從鎰朝行在進封鄧王出鎮

宣州後主宴錢綺霞閣與近臣俱賦詩而後主
自為序及貶制度降江國公太祖以不朝來討
後主遣從鎰貢帛二十萬疋白金二十萬斤大
兵悉已南渡從鎰留京師館懷信驛捷奏至百
僚稱賀閣門趣隨班入御吏亦謂當有貢獻其
介潘慎修以為國被討且亡而使若旅賀非禮
但奉方物待罪太祖嘉其知禮為易供帳加賜
牲簋上樽命知制誥李穆送從鎰歸國諭指令

後主自歸仍命曹彬等緩攻以俟之而後主卒
不行以里城陷從鎡從後主北歸改名從浦卒
從謙元宗第九子數歲為奕棋詩有思致後主
賞歎之歷封鄂國公宜春王吉王及貶制度降
鄂國公歸朝為右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九月
以本官出為安遠行軍司馬後失其所終

後主二子仲寓仲宣皆昭惠周后所生
仲寓字叔章乾德二年封清源郡公北歸授右

千牛衛大將軍居後主喪哀毀過制太宗臨之
遣使勞問終喪賜積珍坊第一區久之自言族
大家貧求治郡拜鄂州刺史在郡以寬簡為治
士民安之淳化五年八月卒年三十七子正言
亦好學早卒無嗣後主之後遂絕

仲宣小字瑞保與仲寓同日封宣城公三歲誦
孝經不遺一字宮中燕侍合禮如在朝廷昭惠
后尤愛之乾德二年卒總四歲追封岐王謚懷

南唐書卷十七
十八
獻后先屬疾聞仲宣夭悲哀增劇至于死

卷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
南唐書卷十七
吳廷紹為太醫令烈祖因食飴喉中噎國醫皆
莫能愈廷紹尚未知名獨謂當進楮寔湯一服
疾失去馮延巳苦腦中痛累日不減廷紹密詰
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對曰多食山雞鴈鵠
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群醫默識
之他日取用皆不驗或扣之答曰噎因甘起故

南唐書卷十七

雜藝方士節義列傳

南唐書

以楮寔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
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潘宸往來江淮間自稱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
匡國不甚見禮館之馬廐旁一日從匡國獵近
郊匡國妻行至廐中目視宸所居四壁蕭然葦
席竹筥而已發筥觀二錫丸亦頗怪之宸歸大
驚曰何物婦人觸吾劍賴吾攝其光芒不然身
首殊矣或以告匡國匡國竦然曰殆劍客也求

學其術宸曰姑一試之乃俱至靜院探懷出二
錫丸置掌中俄而氣出指端如二白虹旋繞匡
國頸有聲錚然匡國汗下如雨曰先生之術神
矣觀止矣宸笑引手收之復為錫丸匡國表薦

于烈祖召居紫極宮數年卒
李冠善吹洞簫悲壯入雲元宗將召之會軍旅
事興不暇司徒李建勳亦知音絕歎賞之冠輒
不遇周顥德中北遊梁宋每醉輒登市樓長嘯

後不知所終
某御厨者失其姓名唐長安舊人也從中使至
江表未還聞崔胤誅北司遂亡命而某留事吳
及烈祖受禪御膳宴設賴之略有中朝承平遺
風長食味有鶯鷺餅天喜餅馳蹄餡春分餡密
雲餅鑄糟炙瓏璫餡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餛
飩舊法具存

申漸高優人昇元中為教坊部數時關征苛急
屬畿內旱一日宴北苑烈祖顧侍臣曰近郊頗
得雨獨都城未雨何也得非刑獄有冤乎漸高
遽進曰大家何怪此乃雨畏抽稅故不敢入京
尔烈祖大笑明日下詔弛稅額信宿大雨霑洽
周本自吳時有威望烈祖慮其難制因內宴引
鴛酒賜本先覺之輒取御杯均酒之半以進曰
願以此上千萬壽庶明君臣一心烈祖失色左
右莫知所為漸高託俳戲舞袂升殿曰勅賜臣

漸高併飲之納杯懷中而出烈祖密遣中人持
藥解之不及腦裂而卒至元宗時又有李家明
亦僂人宋齊丘止一子輒歿悲哭踰月齊王景
達勉之不從家明曰是易喻尔作紙鳶大書其
上曰一子不能捨如讓皇百口何縱之墜其第
中齊丘取觀為收淚而止元宗失江北遷豫章
龍舟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峯不
知何名家明對曰此舒州皖公山也因獻詩曰

皖公山縱好不落御觴中元宗太息罷酒去

譚紫霄泉州人幼為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
士剽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
篆朱墨如新藏去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只
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効鬼魅治疾
病多效閩王王昶尊事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
生闕亡遁居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武昌節
度使何敬洙嘗殺女奴投尸井中人無知者遇

疾召紫霄中夜被髮仗劍考治見女厲自訴詰
且屏人以語敬洙乃丹篆符遣之疾卽愈廬山
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鑿紫霄往視曰此因易
尔索杯水啜之命工施鏡應手如粉後主聞其
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俄無疾卒年百餘歲今
言天心法者祖紫霄

史守冲潘宸皆不知何許人烈祖嘗夢得神丹
既覺語左右歎物色訪求而守冲適詣宮門獻

丹方宸亦以方繼進烈祖皆神之以為僊人使
鍊金石為丹服之多暴怒群臣奏事往往厲聲
色詰讓嘗以其藥賜李建勳建勳乘間言曰臣
服甫數日已覺浮躁此豈可常進哉烈祖笑曰
孤服之已久寧有是事諫者皆不從俄而疽發
遂至大漸臨終謂元宗曰吾服金石求長年今
反若此汝宜以為戒也

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為女道士玉真烏

爪常著碧霞帔自稱比丘先生始因宋齊丘進
嘗見宮婢持糞埽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
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
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錠投火中徐舉出
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燭麥粒成圓珠光
彩粲然奪真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
之曰此未為佳者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
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于所進遂得幸于元
宗有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
之宮中忽失元敬宗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幾月
餘中外大駭有告者云在都城外二十里方山
寶華宮元宗亟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典教
道士方酌飲乃迎還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
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後不知所終金陵好
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

古史官書忠義孝行列女各為傳南唐偏方短

世又史牒放逸不能及見檢其僅可書者合為節羨傳今部齊觀武志書卷六
段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兵部郎中周
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為
契丹陳利害甚辨契丹本通南唐徒持虛辭利
南方茶藥珠貝而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
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數面諫虜主
虜主亦愧其言優容之以病卒于虜

趙仁澤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為常州團練使
周人來侵吳越乘間出兵攻常州仁澤戰敗被
執歸之錢唐仁澤見吳越王不拜責之曰我烈
祖皇帝中興首與先王結好質諸天地王今見
利忘義將何面目入先王席乎吳越王怒以刀
抉其口至耳丞相元德昭嘉仁澤之忠以良藥
傅瘡獲愈後不知所終
張雄失其鄉里家世周人來侵淮南民自相結

為部伍以拒周師謂之義軍而雄所將最有功
元宗命為義軍首領及割地徙之江南歷袁汀
州刺史後主見討保大中舊將無在者乃擢雄
統軍使雄謂諸子曰吾必死國難尔輩不從吾
死非忠孝也諸子泣受命與田飲柞戰于深水
敗績他將皆遁士卒死者萬餘人雄與其子力
戰俱死不同行者亦死于它陣父子八人無生
存者時金陵已危憂不復議贈卹國人哀之

陳褒江州德安縣人唐元和中給事中京之後
十世同居長幼七百人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
男女異席未冠笄者別又為一席畜犬百餘共
以一船貯食飼之一犬不至則群犬皆不食築
書樓延四方學者鄉隣化其德獄訟為之哀息
昇元初州以聞詔復徭役表門閭同時見旌者
尚數家皆五世同居云

永興公主烈祖女也嫁吳睿帝太子璉及禪代

宋齊丘請離婚烈祖不聽公主自以為吳室冢
婦而國亡中懷憤悒聞人呼之為公主輒悲傷
流涕烈祖愧之乃以璉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
璉卒公主哭之過哀亦感疾卒

余洪妻鄭氏洪為閩將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
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堅貞不撓不敢犯
獻之大將查文徽文徽歎納之鄭大罵曰王師
弟伐當褒錄節義以表勵風節建封出行伍尚
知見憚君元帥也乃歎為禍首邪文徽大慚亟
訪其夫歸之

吳媛浚儀人唐史官兢之後父志野義不仕梁
南游吳遂家廬陵媛適段甲生子未睟段卒父
母以媛少議嫁之媛釐面自誓事舅姑極備敬
謹教所生子為善士韓熙載使江南表其節云

母以劔少蕭劔之劔董面自警車與部蘇蘭始
 南唐吳越寇亂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
 吳劔劔劔人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
 劔其夫劔之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
 劔其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
 劔其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劔

南唐書卷十八

浮屠契丹高麗列傳

烏乎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寢哀而已
 要其最可為後世監者酷好浮屠也初烈祖輔
 吳吳都廣陵而烈祖居建業大築其居窮極土
 木之工既成用浮屠說作無遮大齋七會為工
 匠役夫死者薦福俄有胡僧自身毒中印土來
 以貝葉旁行及所謂舍利者為贄烈祖召豫章

龍興寺僧智玄譯其有行之書又命文書華嚴論四十部查帙副焉并圖寫製論李長者像班之境内此事佛之權輿也然烈祖未甚惑後胡僧為姦刺遂出之國人則寢已成俗矣及其末年漂水大興寺素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十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提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始大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

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及元宗後主之世好之遂薦幸臣徐遊專主齋祠事群臣和附惟恐居後宮中造佛寺十餘出餘錢募民及道士為僧都城至萬僧悉取給縣官後主退朝與后頂僧伽帽服袈裟課誦佛經胡跪稽顙至為瘠贅手常屈指作佛印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寺毀戒本圖婚嫁若冠笄之是中其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奏苑

刑日適遇其齋則於宮中佛前然燈以達旦為
驗謂之命燈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率貸死
富人賂官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不
恤政事有諫者輒被罪歙州進士汪渙上封事
言梁武惑浮屠而亡陛下所知也奈何効之後
主雖擢渙為校書郎終不能用其言開寶初有
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
賂貴要為輿助朝久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

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縷金絳羅後
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
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庾又請于牛
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
能尽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故造不祥語以
搖人心及王師渡江卽其寺為營又有北僧立
石塔于采石磯州衣藿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
皆拒不取及王師下池州繫浮橋于石墻然後

知其為間也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
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麾圍城之
師為小却後主真以為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
下城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未幾梯衝
環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
至始悟其奸後之群僧思併坐誅乃共乞受甲
出門歎國難後主曰教法其可毀乎弗許及國
亡後主入朝過臨淮往禮普光王塔施金帛猶

以千計其後弟從鑑之子祝髮為僧名惟淨景
德祥符中天下治安西域獻佛書甚衆惟淨博
學通梵學繙譯精審莫能及者積官試光祿御
譯經三藏亦南唐之餘習云

契丹事見唐書本傳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取
其事之繫南唐者為傳

烈祖昇元二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及其弟東丹
王各遣使以羊馬入貢別持羊三萬口馬二百

匹來粥以其價市羅純茶葉烈祖從之于是翰
林院進二丹入貢圖詔中書舍人江文蔚作贊
其詞曰皇帝建西都之歲神功邁于三古皇風
格于四裔華夷咸若駿奔結軌粵六月契丹使
梅里捺盧古東丹使兵器寺少令高徒煥奉書
致貢咸集都邑公卿庶尹拜手稽首稱賀以為
文德所服受命之符也若乃鴻荒以降驟步相
侔耀武以信威有所不及任笑以御物有所不

從詩頌太原之師則用伐矣漢開朔方之地則
崇力矣若我宣猷大麓偃德無私刑于朝廷以
及于荒服旃裘左袵捧日分光殊方異產充庭
納賚曰垂衣裳而天下治斯之謂矣有司紀美
烈于績事傳曰主上明聖而德不聞有司之過
也臣職在翰墨親覩隆平敢獻贊曰赫矣聖武
纂堯之緒要荒之長駿奔臣附伏波之柱罩于
之臺遺鏃徒費猷琛靡來我后穆穆我網恢恢

重譯日貢皇哉唐哉四年德光遣使獻馬百匹
于是烈祖遣通事舍人副四方館事歐陽遇借
鴻臚少卿使契丹假道于晉高祖不可遇及境
而復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
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津遺元宗書曰大契
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
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適遭國禍今年
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

燕京茲蒙敦念先朝踐修舊好既增摧痛又切
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篆取問道先回用附
咨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
便風卽今引道而公乘鎔亦以蠟封帛書其詞
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罌油七月至鎮東關遣
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
百餘乘及鞍馬治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
契丹主遣閑廐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

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郡世母妻併命又
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
月方至幽州館于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元
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放舊儀問國書中機事
臣卽述奕世歡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
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
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
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泛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

倏起此事道路所聞必亦憂恐手斟一玉鍾酒
先自啜乃以勸臣令飲醕自旦至日晡始罷自
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齋駁號
子歸聞奏駁號子不知何等語也初宋齊丘謀
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淮北唐陰
遣人刺殺之霸有子軋從行匿之濠州於是契
丹頗信以為霸之友出于晉人保大十二年述
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驛起更衣忽仆于地視

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大將荆
罕懦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
能得吾枕者賞三百緡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卽
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曰能得江南番使頭賞
三千緡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及世宗
兵出淮南勅暴我罪曰蠢尔淮甸敢拒大邦跋
扈飛揚垂六十載幸累朝多事與北虜交通厚
起戎心誘為邊患所罪狀我雖非一然首以通

契丹為興師之名方石晉以父事契丹而契丹
每以兄事南唐蓋戎狄習見唐之威靈故聞後
裔在江南猶尊之不敢與他國齒南唐亦頗恃
以自驕其寔相結約撓中原皆虛辭非能為南
唐助也
高麗事具唐書及五代史四夷附錄今書南唐
所載異聞及高麗通南唐之見于傳記者
高麗至五代初國名曰大封其王高氏名躬又

躬又晚年果于誅殺吳順義二年當梁之龍德
二年為海軍統帥王建所殺建自立去大封之
名復稱高麗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吳天
祚二年當晉之天福元年敗新羅百濟於是倭
耽浮驩于羅鐵勒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
府九節度百二十郡內列十省四部官朝服紫
丹緋綠青碧青碧以年序遷綠以上選才能賜
之俸祿賦以田租尚冠禮略如古制婚姻男女
執手自相媒許儀重扁頭生男旦旦按壓其首
惟恐不扁也昇元二年遣使來貢方物所上書
稱牋大略云今年六月內當國中厚府入吳越
國使張訓等回伏聞大吳皇帝已行禪禮中外
推戴卽登大寶者伏惟皇帝陛下道契三無恩
涵九有堯知天命已去卽禪瑤圖舜念歷數在
躬遂傳玉玺建風惟庸陋獲託生成所恨沃日
波遙浮天浪闊幸遇龍飛之旦阻申燕賀之儀

無任歸仁戴聖鼓舞激切之至儀式如表而不
 稱臣烈祖御武功殿設儀仗見其使自言代主
 朝覲拜舞甚恭宴于崇英殿出龜茲樂作番戲
 召學士承旨孫忌侍宴三年又遣其廣評侍郎
 柳勳律來貢方物其後史冊殘缺來与否不可
 攷矣



程